

卷之四

夷白齋稿卷之十二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頌

平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公紀績碑頌

今天子御極之十有七年為至正六年

詔公卿輔弼之臣若曰朕將以天下之治責成守令爾尚各

舉所知以稱朕意于是皆拜手稽首曰幸甚臣等不佞敢不

慎擇其人以無負

聖天子嘉惠元下之意乎既退咸以四方萬國至于荒外守

土之臣莫不各以其職宣布

上恩時節貢水土百物以供郊廟社稷神明之祀而平江為
郡控帶越楚所部四州二縣地方千里海陸之產饒于古
國家所恃以為奉祀根本所係寔異他壤職師帥任保釐于
此者尤難其選居久之有以西夏六十公子約之賢為言者
宰相曰是故同知濠州有德于民者乎此長者可以復明詔
矣即奏為平江路達魯花赤時至正九年也公方持江西部
使者節命下即由豫章趣吳郡長民者方臨民以嚴而刀筆
吏規守文不知大體公因撫然嘆曰此風其可長乎不戢
將敗吾政乃以旦日謁先聖先師飭學官增弟元負禮聘名
師用月書季考之法程式之取其中式着補郡曹吏尋飾學
宮墻廣倉庾以儲廩粟買學宮南廢園作靈呈門以正廟堂

公餘政隙輒呼吏屬雁行立從容為言脩身理人之術出入
經史上下古今疊々不倦日以為常郡諸生化之等自激印
以明經取進士高第者至是彬々焉公方務與民興利除害
會有

詔罷長生牛水深圍長蕩之屬省憲遺官與公循行其地而
崑山嘉定瀕海事故之田病民者為尤甚公則自念使民安
其里田而無愁嘆之心者二千石之事也今
聖天子下寬大之詔苟不以斯時除民所疾苦後悔將焉及
因疏其害力請而免之吳介居東南道路之咽喉有田者常
賦之外又以餘苗供郡城與吳江平望水陸驛傳勞來之需
公曰此非政之善者也乃以歲餘官糧變錢為子母月取其

羸以次責郡曹吏主其費號曰祇待民大稱便海運梗于盜
行省諉公按兵于崑山之劉家港公身先士卒戮力海事春
夏兩漕皆以時達京師淮右寇竊發攻陷江東西郡縣浙右
騷動省憲督吳郡募民大興築城之役周餘四十里費且鉅
萬然皆不仰之官屬方盛暑公不忍其重困語及輒泣下且
時身出入版築間勞苦之海盜復犯崑山公募民為兵進官
吏之家居者分守郡城時門之啟閉以脩非常初寇之入杭
也行省徵富民引兵入援公回蕪杭唇齒不應禍且及應之
則民不堪命因發所募義兵五百人赴之未幾寇陷常繼入
湖烽燧張空鉦鼓四起羽書告急者相望資糧兵械什器之
求絡繹道路人心洶公畫則閔決趣辦供億紛紜夜則申

嚴約束以死自誓民賴以無恐居久之
朝廷除行省臣不遠數千里率蒙古軍備禦吳郡已而省臣
調他省浙江行中書因檄公兼制軍事公鞠躬夙夜與士卒
同苦甘然不動聲色而賞罰號令視前十倍居民安業遠近
稱之使者開奉
詔募民輸粟佐江西軍視多寡補官有差列郡承風應募比
至吳公憮為使者言吳民困于和糴百需米價湧貴斗至
錢若干緡小民艱食無賴方發官倉賑糴之寔無以應募使
者感公言遂以所餘告身還
朝廷時論偉之先是推酤官止收其稅後公私讌賀更取酒
酤戶吏徒並緣乘隙甚者至破民之產公議力罷之征止常

東自集卷之三
三
稅而已公學醞識正性尚寬和聽政決獄務本經義而參之
以章程秉志忠貞刻身廉怒而將之以勤敏起家諸生官至
二千石而退然身若不勝衣始公之下車也士仰其德久之
吏服其能終也民安其業宰相奏公治行最東南
詔嘉之特命增公秩復公位三年而吳入室家相慶曰
聖天子以公保艾我百姓三載告終引例當代復
詔以公私我使吾人有父母出有司命俯仰六載夷險一節
宴然不與隣郡之民俱冒矢石殞鋒鏑膏血塗草野者
聖天子之賜也盍刻石載德以昭示無極且公旦暮入叅廟
廊除陞臺閣勳隨位崇爵與德稱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
者太史之職也乃具收授余俾論著公治吳善政刻而頌之

以無忘

聖天子之賜公以成均上舍生釋褐授濠州同知調南平浦
城二縣長轉南陽府同知富寧庫提舉尋改同知都漕運事
由歸德知府拜監察御史又江西廉訪副使除今職云頌曰
明天子惠兆民孰宣
上恩曰在守臣芒疆理廣禹舊蹟孰先農人布時黍稷濟
濟在廷奉

詔拜手慎肅乃僚傍求遠取九州立牧施及八荒各職方物
時節乃王賸茲吳會東南奧區厥土塗泥化為上腴豈伊人
功勝于地力諄德音斯民之側孰將
明命往綏茲土抱其嬰孩授之父母宰相薦公

天子曰宜彼誠長者朕用勿疑始而吳政逞以刑罰始而吳吏拘以文法公寬理之訓之經義大者賓興小者試吏詵多士更化翕然飾其儒宮以表化源公教既民瘼斯究田疇淪胥驛犒何有公承寬詔上疏貸租使者勞來責之吏胥海寇便漕公威却之船粟億萬往寔京師蠹爾妖寇蜂起蟻聚蔓沿江南屠州陷府公城郡城載高其雉公勵郡兵載奮其士吳城匪城公仁可憑吳兵非兵公義可乘公哺我饑公拯我溺去其蠹賊滋我稼穡羽檄交馳以急告公徵求調發斯萬不同公曰卹哉此皆王事敢不鞠興夜寐有卓治行上達九重天子曰都予想乃功有臣若斯宜在左右重憂其人先賢太

守

詔增公秩

詔復公位以公私吳寔

天子意公之為吏如漢龔黃公嬰其變彼遭治康公之愛民如鄭國僑始不忍欺終安其教公留拊我公勿去我公不我遺我忍公舍公惠在人公勛在石天子用公眎此成績

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紀績頌

天下之本在京師京師所仰在海運海運所恃在舟楫舟楫之利所以濟不通然振古以來有天下者未有道海為渠轉漕東南億萬之粟灌注天府以備梁盛祿稟軍旅之儲如今

日之盛者也蓋世祖皇帝闕規大畧所以為
聖子神孫萬世無疆之計殆天授之非人力也一旦有司撫
字卑方鯨波鼓怒藉我糧道堅舟利楫蒼黃失錯鞠為灰燼
于斯時也軍國大計苟非得人以濟之則
祖宗七八十年振古所未有之利將有臨沉浩歎而已顧何
益于事哉此海道都漕運萬戶府達魯花赤脫因公所宜大
書屢書特書不一書者也初海失利也
聖天子圖新漕政而難其人廷議奏曰今樞密院斷事官臣
脫因倣僥喜事忠謹絕人讀書知古今達事變曩執法御史
府說論不回天下偉之臣等敢昧死請以漕事屬脫因
詔曰可時至正十一年月也先是每兩漕事竣漕民率

以漕隙脩器械舟莫不先期補製謹風信也自海道有變糧
艘陷沒者叅半會公下車申嚴約束且迫漕期衆皆廩不
知所為公乃下令俾買吳楚商船往來江湖之願售者并日
兼工益小為大且戒曰事貴神速慮多決少兵家所忌此漕
事吾以軍法治之敢有不用命者乎兩漕賴之卒皆以時達
直沽公用事精勇類如此

上大悅

詔賜上尊酒副之東帛公曰此特事之權耳非經久利也易
曰通其變使民不倦今漕民告病舟楫不戒危道也變而通
之其在斯乎乃移文平江嘉興湖州松江諸路府選民力之
勝任者補充漕戶是時鯨波告息新漕之民利涉無虞因為

之用而軍國大計所謂萬世無疆者克復舊常褒勸之禮視
前有加而公之事集矣公雖任專海道然苟以惠生民利社
稷者知無不為去歲秋吳民阻饑公發漕帑糴粟以賑之今
年春陽山愚民竊發縱火剽掠鼓行趨郡西門公身先有司
從數騎出萬死不顧一生殺獲甚衆居民按堵省憲聞之皆
遣使來賀十五年 月

詔拜公為江浙行中書叅政事總制軍民保釐東吳仍督漕
運事寵賚優渥昭懋績也漕民因有作而言者曰公糴粟賑
民，誦之以詩公殄賊安民，刻之以石公重興漕政恢復
海道制權宜如裴耀卿謀經久如劉晏處身清潔仕不廢學
如韓滉唐有三人倚為節侯皆以漕運致位宰相公今之節

侯也三人之長公寔兼之而頌聲不作非曠典歟且公居漕
臺則功在海運位執政則志存藩省異日登台輔秉機要則
又將以德加天下區區之頌于公何有哉雖然無言不訓無
德不報詩之善經也乃龍徵文論著公漕政頌之公字明善
世為蒙古 部人頌曰

昔秦輓粟漕運乃興一石之利百斛費并漢唐治之陸運水
行負檐操舟乘湍跨陵其一
或穿褒斜或歷底柱或鑿三門或役女婦百險備更萬夫疾
首庸錢千計得不盈鬪 其二
大哉

皇元天關漕渠匪陸以阻弗川以紆于廓靈海括坤之區噓

喻百原卑以自居 其三

維

皇道之濟險以德海若駿奔馮夷戮力掖我靈艣贊我文鷁

一波不興萬里斯息 其四

直沽之口析木之津糧艘會同伐鼓奮六軍騰懽萬姓交

欣飽我糧粳樂此富殷 其五

大畧宏規善建不拔詒謀無疆振古莫越孰揚鯨波百怪並

發 其六

燔我樓櫓梗我糧道出沒濤風犯我城堡彼古雷吼此寧電

掃孰乖拊循致此淑擾 其七

既劫之舟又救之粟上闕粢盛下虧廩祿軍無見糧民食半

菽憂貽

當宁議諏秉軸 其八

事有非常得人斯濟孰寔堪之惟脫因氏昔居諫垣抗言不

諱使長漕臺庶展才智 其九

君命既加公責斯厚金符虎節鈕章龜鈕秩長萬夫勢崇列

守公辰在公退及酉 其十

公行雷動公止山立公令一申公事畢集以兵治漕以權濟

急勇輸軍儲往寔京邑 其十一

帝命偉之寵錫有加公曰斯權經久則郵法貴變通戶別等

差損上益下斥寡就多 其十二

漕民核寔舟楫利完春餽夏餉風往浪旋轉粟如山弗危以

顛伏飛在後陽侯在前其十三
昔焉効逆今則助順威德所加載以明信威德伊何不驕不
各明信伊何克廉克慎其十四
天子曰嘉事立功成授以執政升諸外廷拜

命分漕督餉治兵公文且武公允且平率我漕事衛我蒼生
其十五

公今在外保釐吳土邑有長城民有父母公行居中退位台
輔室有棟梁穀有甘雨其十六

邑傳輿頌野播民謠或聞鄉校或采葛藟謳歌功德嘉嘆賢
勞爰勒貞珉永繼風騷其十七

銘

頤菴銘

山下有雷其象謂何曰維頤爾二陽四陰中虛外寔下動上
止天地養物洪纖動植莫之有紀財成輔相聖人之功亦正
而已莫不飲食君子節之其生也舒莫不言語君子慎之其
德不孤上棟下宇動息節宣式燕以居在已則裕及物斯溥
惟聖之徒苟舍其龜又拂厥經征言滋惑居則觀象動則玩
占惟言是遠勿朵爾頤寧捫爾舌貞哉不忒我作銘詩敢告
執事庶幾無斁

貞白室銘并序

昔浙江行中書叅知政事太原王公以忠貞清白勤勞王
家其嗣季野用世家子入備宿衛未幾以恩授成都府判官

需次于吳即笠澤別業治燕止之室高為尺者九廣加高之一尺環室之內皆飾以褚西北南設小榻而以言貞之精好者為簾于其東出入者由焉季野夙興冠衣謁家廟禮畢趣退而休于斯圖書琴瑟惟意之所適而雅喜與搢紳章甫者商確今古詠歌風雅日以為常入其室者如在積雪之中而幽懷靜趣殆不知有塵世也自題其顏曰貞白屬其友常羗山人陳基為銘曰

其心貞其室白端厥居匪徒飾不緇磷視其跡勒斯銘永無斃

吳興沈仲說得蘓長史舊硯名滄浪池臨海陳基為之銘

有蘇滄浪之硯泓乎池方以就矩圓弗規潤為文章炳其垂惟說尚友不詭隨尚寶用旃永弗隳

緩軒銘并序

吳郡隱君子沈仲說甫以訥名齋既自為之箴復以緩名其軒屬予為之銘曰

古之君子夙夜孜孜居則三省入則再思下堂而傷足者數月猶有憂色佩韋以自戒者百世而名不衰既恂乎捫舌之誨復凜乎履水之規勿行而使手足無措勿言而使駟馬莫追故奔車之上無仲尼覆舟之下無伯夷我思古人勤謹是飭濟以和緩剛柔兼克我行勿趨篤敬以為輿我言勿尤執禮以為樞勿亟勿徐以道乎中庸之塗嗚呼非若人是

勗而誰歟

箴

潛心閣箴并序

吳郡陸養正扁其齋閣曰潛心微言于余因誦所聞為箴以告之曰物無二本人無二心孩提之童純乎堯舜也兔菹武夫文王莫欺達巷黨人孔子莫迹也飛廉惡來非不足箕子比干非有餘也道之則蒼舒庭堅反是則檇杌饕餮也君子潛心往行前言善乎吾師不善吾戒也楊墨學仁義似是而寔非老子言道德紅紫之亂朱也必出門使民如雍之事斯語參前倚衡如師之書諸紳嗚呼敬之其殆庶幾也

贊

劉文正公小像贊并序

世祖皇帝有帷幄之臣曰故太保劉文正公間閱金季處君子之所不得已則裂冠薙髮寄跡浮屠老子法中亦有所不顧一旦乘風雲之會遭興王之運一言稱旨則不顧萬死一生以野服冒艱險備顧問亦有所不避及大勲已集四海一家坐而論道得君子之時則建國號定都邑頒章服立朝儀事無鉅細以身任之亦有所不讓蓋公之學內聖而外王公之道迺佛而歸儒其事業則尊主而庇民也祖宗以馬上得天下而公首以詩書基治道公非徒以文章名於世也國家以百戰定萬方而公獨以不殺啟上衷中統至元以來開國元老出處始終追配古人天下識

與不識皆曰王佐之材則公也雖欲謙退不居可乎自古王伯之業有君而無臣固不可有臣而無君亦不可故非世祖之雄畧英斷不能以用公非公之應變博聞不足以佐世祖噫古之所謂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善天下非公而誰欤今淮南行中書省照磨曰惟敬者公之裔也以公小像示余之作而歎曰九原可作吾從之矣乃載拜而贊曰心晉道安迹唐李泌道該百代而通學究天人而祕齊有夷吾則稱伯漢有子房則成帝始迹佛老蓋無為而無不為終佐唐虞亦正其義不謀其利置之丘壑則赤松為開巢由為徒居于廟堂則黃河如帶泰山如勵不知者求公圖畫之間其知者索我形骸之外嗚呼蓋未易以測其際也

謝叅政小像贊

觀其容豈有憂于斯世也察其心蓋有求于千載也其行也若思其遊也若有所之愛君之赤子而乳哺之其樂也熙熙其處若嘿其出也惟道是適故論于帷幄也弗忒其見善也如有所弗及其好賢也如有所弗立故施于廊廟也弗以緩而急先紹及烈祖友時卿輔左文右武以復王土人之望也如百穀之于甘雨嗚呼吾聞跡雖纓于軒冕心不忘于山林若人也斯可與齊得喪而同古今也乎

月上人畫像贊

以上人為天台氏耶則赤手搏空了無所著以上人為非天台氏耶則開口說教無非糟粕當其兩華堂上聽赤髭大士

授記則百年老蚌出明珠及白玉峰頭為一切衆生說法則
萬古水輪湧泉廊此為伯明月公之相豈可以世諦語言偷
度耶

蘇昌齡小像贊

以方寸之心而包括宇宙以七尺之軀而馳騁古今聳聲名
于廟朝之上匿光耀于西澗之澗舍與北空羣之足而弗御
棄鄧林擎天之榦而弗尋豈伯樂之志而匠石之心也

著

原器贈葉照磨德新

天下之器有大小而其為制有程度宮室聲樂衣服舟車皆
器也先王之制宮室其用材也必使大者為柱小者為楔長

者為榱短者為椽為侏儒而後上棟下宇之器備至于聲樂
衣服舟車之器亦莫不皆然否則琴瑟乖張柱楔異施布帛
繆用水陸易置以之居則不能除風雨調則不能和音呂服
則不能禦寒暑乘之則不能任重以遠諸天下而器非其器
矣先王之制國也亦然人之為人也不一其材而國之用材
也不一其能視其長短大小旁羅而並蓄之使職其職者各
盡其力而責其成善制國者也吾為天下誦斯言久矣鄱陽
葉君德新結髮讀父兄書既長以六藝百家自緣飾從東諸
侯游為郡府史籍有聲流輩間吾嘗聞其在甌越間佐郡
理官治獄活不當死者數百人甌越間人至今稱之及余以
樞密都事左右司員外郎待罪江浙行文武兩府而德新由

清史辟掾行中書辱同在幕下德新出則搵章程恭紀律從
將相征討不廷雖犯霜露冒矢石不避入則與郎吏百執事
進退廟堂鞠躬盡瘁務是非非以志所事俯仰六七年如
一日未嘗以利害為趨舍余嘗為之語曰德新有容之器也
今年將相多其勞承制擢德新行中書賓屬為照磨余又欣
然謂僚友曰方面大臣夙興夜寐思欲與四方士大夫共天
下股肱之寄猶宮室之于材木鼓樂之于琴瑟衣服之于布
帛舟車之于水陸不啻也德新以其所抱負從容于其規矩
尋尺抑揚輕重之中迨琴瑟之適耳柱楔之中度布帛之便
體舟車之服習有素者乎克是以往等而上之蓋無時而不
可也嗟乎使天下之制國者舉能使大小適度長短中程職

其職者各得盡其能則士之如德新者不可勝用矣作原器
至正二十二年六月庚子臨海陳基述

諭圃文

永嘉余磨卿父寓于越治圃號菜邁夷白子為著諭圃文俾
執事者歲時申圃政備菜邁氏掌故之一

菜邁氏之圃在越桐桂里歲仲春土膏脉起將有事焉先期
具畚鍤羞酒事明日盛服謁后土氏東嚮立台圃之老者拊
株具告之曰嗚呼若知菜之為用乎先王為耒耜教樹藝五
穀五蔬寔並殖焉太史公書稱千畝薑韭其人等封君龔遂
令民種葱本五十韭畦薤各一宋宇種菜品三十閔仲叔飯
反無菜仲叔固誠貞士哉夫圃與農功角故歲無穀曰饑無

菜曰饑甚矣水旱虫厲凡以賊吾圃者弗可以弗戒又曰若
屬老吾圃習圃事勿恣捕兔敗吾瓜勿私利盜錢耗吾薑勿
縱逸馬踐吾葵勿苟媚馬齒若共辱吾嘉蔬俾芹可以獻吾
君菜可以享吾師非可以餉吾賓蘋蘩可以徼福于我鬼神
吾用有常度若亦永與有利又曰吾貴弗逮龔氏曷敢忘此
味富弗擬封君曷敢慢此色貧弗讓仲叔氏之徒曷敢少斯
圃然有圃責有政無政則捕兔弗禁暴于水逸馬弗虞烈于
早盜竊弗戢酷于虫厲馬齒之害弗勝茂草歲不告饑而圃
已墟矣嗚呼禍福若是其昭也吾申用顯告若尚慎聽無
忽往率乃屬力圃事用庖有秋以無荒吾圃戒哉

諭童文有序

陳子之居有畜犬日走鷄羣衝冒馳突縱橫自肆鷄不勝其
橫則倉皇鼓翼錯愕叫號若求哀于人者陳子閱焉命童設
閑以衛之童或辭則其橫愈甚乃為文諭童俾無忽以貽鷄
害其辭曰

后皇育物莫靈者人惟人配天莫貴者仁人必有家必有家
畜彼畜馬依隸于僮僕惟犬司夜厥警有常惟鷄司晨厥聲
孔臧晝夜是需有如水火所貴相生不取相翫昔人有犬乳
而求食鷄哺其兒以朝以夕今我有鷄三五為曹時童為命
載啄載遨僮食主祿當役主役惟是犬鷄豈有僮職犬夜而
號人誰爾憎鷄旦而鳴人誰弗興鷄或失旦其責斯厚犬而
失盜其罪孰宥今鷄孔時人焉是賴犬而暴之僮忍弗戒惟

犬與鷄固皆人畜飲不同牢食不共粟昔更哺兒今更相賊
豈余匪德抑童罔飭僮而弗恭鷄犬乃攻而弗禁咎則由
僮僮職不脩鷄失其所主不率僮怨將誰處爾犬與鷄于童
何有一安于栖一謹于竇我非私鷄僮勿縱犬以是示諭僮
敢不勉

舟說贈謝從義

吳陵謝侯守杭之三年擢讚

太尉府為諮議叅軍其赴吳也臨海陳基合僚若干人取杭
湖山之環麗與前代名蹤勝迹之可賦者分題迭詠餞侯于
舟因拊柁而告之曰侯亦知舟之為用乎夫舟所以涉川而

濟險者也其所任亦重矣然必有所需而後可以致其用焉
舟之所需其類不一而曰楫曰檣曰颿皆有職于舟者也舉
是數者各職其職矣然而不聽命于柁則進而或却行而或
掣未見其能濟也夫柁者固舟之司命乎天下之涉海者必
由江湖彼瞿唐灑瀨龍門庑柱其尤險者也雖有堅舟利楫
而所需或勿備苟備矣而操之或不得其要則亦不敢以言
濟其或倖而濟焉非舟之福也夫川有遠近而舟則有小有
大舟之大者其任重川之遠者其人衆彼吳越之人相救如
左右手者操之得其要也舟中之人皆敵國者不得其人而
操之而移左置右又或不能無偏重也蓋操舟固難而無偏
重者為尤難非惟古為然也今則尤然也謝侯文武忠孝為

國股肱既以身先舟人鼓柁于吳興停橈于槁李矣及弭櫂于錢唐夷猶于藩方播循良以為風泳豈弟以為波而淪胥于溝壑者莫不待戾而后濟而戾蓋未始有難色也今也輒師帥之良任帷幄之榮又將身先舟人操江河司命之舵運吳越左右之手救中流遇風之人以涉諸海舉焉而措之宜益無難者矣蓋任重而不偏則致遠也不泥雖或龍門在前艷瀨在後然使緩以將之翕而張之重以持之險而夷之未必非舟福也凡分題賦詩以壯戾之行者皆同舟之人期必濟于戾者也戾尚無以不難為難也哉至正二十一年二月丁酉郡東門舟中寫

丁彥明字說

淮南丁公彥明問其字之義于余為之說曰君明鑑之所以辨妍媸也人情不喜妍而惡媸彼鄒忌之美不及徐公亦遠矣然內而妻妾外而賓客或私焉或畏焉或有求焉率莫敢為負言者及窺鑑而視則其不及也瞭焉夫鑑初何用其心哉亦無私無畏無所求而已前志有之以銅為鑑可正衣冠以古為鑑可知興替以人為鑑可明得失彼鄒忌之鑑何鑑也曰人鑑也何以知之蓋事之有是非人之有善惡猶貌之有妍媸也彼辨妍媸者必以鑑猶察是非擇善惡者必以理者天之所以予人者之所以為鑑也明者無所容心于是非善惡之天也嚮使鄒忌朝服而衣冠綠飾而自矜興焉而不窺鑑寢焉而不自思則忌也將終身以美驕

天下齊之君臣未可知也及一旦窺鑑而妻妾賓客舉不足
以蔽其天而齊國因庶幾矣燕趙韓魏聞之于是相率朝齊
而六國之臣皆自以其明不如忌之鑑夫豈異于人哉亦
不蔽其天者而已丁君結髮從戎受之將相起家列校服勞
王官而未嘗以材武器能自表裸其鑑之得于天者厚矣盍
嘗觀于內外䟽戚亦有私已畏已有求于已者乎反而窺之
亦無所容心于其天者乎君子或佩弦或佩韋或銘諸器物
皆所以去其蔽于人而充其得于天者也今也奉以周旋不
假諸物而是非善惡之天不過因其名字而充之
不益親且切乎楊子雲有言晞驥之馬亦驥之乘也晞顏之
人亦顏之徒也彥明已尚晞哉至正二十一年五月甲子說

鶴瓢說

瓢與雀非同類也而鶴之稱鳥乎始乎形之肖爾瓢之種
瓢也而瓢之制鳥乎始乎始用瓢者爾均之為瓢也然使
其種大而實五石祇見其瓢落無所容未必其能用也惟其
小也而又肖夫雀蓋小者人之所易習雀者人之所同愛以
易習肖同愛嗚呼吾知其弗棄矣吳門李士明得雀瓢于青
城山道士道士以瓢自隨初不虞其予士明士明之未始與
道士接亦不虞其得是瓢乎果孰生爾孰肖爾而去就亦
孰主張爾乎吾聞昔有辭天下而受瓢者夫以天下易一瓢
其所取亦廉矣然亦不以有瓢為樂而卒棄之今士明之得
是瓢既服用之又圖其狀詠歌之不少置若將終身樂有是

瓢者士明之于瓢誠厚矣雖然藏舟于壑夜半有力負之而走士明之弗棄瓢士明之責也士明亦知自盡其責而已爾而其責有弗在士明者亦不暇于瓢計也

夷白齋稿卷之十三

臨海陳基著

金華戴良編

序

遊虎丘圖詩序

至正十年秋翰林待制宣城貢公泰甫使江南明年春使還過吳而聞國子司業之命遂避傳舍寓白鶴之真館不終日而吳之大夫君子脩客于下執事者冠蓋相属于暮之春風日柔暢相與登海湧峰頰劍池坐生公之臺據小湖之軒覽長洲之故苑撫姑蘇之臺榭而瑤林綠甸川魚雲鳥之出沒飛動者皆在欄楯之下于是却匏竹進翰墨酣歌淋漓

竟夕忘返公既屬睢陽朱澤民氏筆之為圖復用澤民壁間
舊題五言四韻為詩以倡之而茗溪郊九成沈自誠新安胡
茂深赤城鄭蒙泉公之婿張士恭甥阮文銳余伯氏敬德咸
屬和焉摠凡若干首尋以首簡授余曰子宜為序公以經濟
之學為六國圖國子伯氏之序曰公之圖山水間不
天子碩問之臣雄文碩望師表儒林海內之士仰喬岳瞻景
星之日久矣吾黨徒用區區文藝乃得接餘論于山水間不
亦盛乎且會合之不可嘗昔之人蓋有當驩而悲者矣今環
橋門而望公者殆百穀之于甘雨也吾徒未能脫鱗介生羽
翰又安得久從公游乎雖然唐楊少師之歸自
朝廷也好事者誇其餞之盛謂其繪以為圖而當時君子又

喜其去就類漢兩疏作為文章榮耀千載今公之司業成均
楊少君之職也而其功名事業人且望其等兩疏而上之則
異日請老而歸也尚能從君子某丘某水以觀都門祖張之
圖而為公賦之也至正十一年夏四月朔旦序

玉山名勝集序

中吳多冥游之勝而頌君仲瑛之玉山佳處其一也頌氏自
辟疆以來好治園池而仲瑛又以能詩好禮樂與四方賢士
大夫游其涼臺燠館華軒美榭卉木秀而雲日幽皆足以發
人之才趣故其大篇小章曰文曰詩間見曾出而凡氣序之
推遷品彙之回薄陰晴晦明之變幻叵測悉牢籠摹狀于更
倡迭和之頃雖復體制製不同風格異致然皆如文繒貝錦各

出機杼無不純麗瑩綉酷令人愛仲瑛既會粹成卷名之曰
玉山名勝集復徵余文以為序夫世之寄情山水間者多矣然
好事者于昔人別墅獨喜稱王氏之輞川杜氏之樊川豈非
以當時物象見于唱酬者歷歷在人目乎然輞川賓客獨稱
裴迪而樊上翁則不過時召暱密往遊而已今仲瑛以世族
貴介雅有器局不屑于進取而力之所及獨喜與賢士大夫
盡其歡而其操觚弄翰觴詠于此視樊上翁蓋不多讓而賓
客倡酬之盛較之輞川或者過焉嗟乎後之視今亦猶今之
視昔使異日玉山之勝與兩川別墅並存于文字間則斯集
也詎可少哉于是乎言

送黃德廣序

余與黃君德廣同以東州之人游中吳山水間吳之木澤曰
具區周迴五百里灝漾潢漾混無端倪而其山則洞庭夫椒
靈岩天平之屬高卑俯仰為態不一而皆出沒掩映乎其
上朝光暮景與雲物爭變化蓋東南之奇觀也吳為郡物盛人
衆賦夥而訟繁凡隸其土者率鞠躬盡瘁不遑夙夜雖有好
事者亦不能輟餘晷而樂山水也四方之道吳者冠蓋相屬
然非北之燕薊則南遠閩越又孰能齎糗糧以事無益之游
乎故窮吳中山水之勝自非早間無事如吾兩人則舉莫之
能也余嘗與德廣汎舟過梅里登海虞出三江之口瞻山
川之蒼茫俯仰十載于頃臾而聖賢之遺跡歷歷可考也蓋
江湖之間厥土塗泥踵行喙息之民罷耒耜而給饌餽恒弊

弊以終日則吾兩人之適非惟其賓客者不能雖其兄弟子弟亦不暇以為也人嘗苦于貧賤而吾乃以貧賤得自肆于山水而德廣固非久貧且賤者也今季秋德廣為有力者為之先將脫鱗介生羽翰去我而弗顧也噫向也舉吳之人不得為吾兩人之游今也非惟吾不能強德廣而留之德廣雖欲為我留不可也然則出處離合非惟吾兩人不能自知雖古之君子亦不能必也德廣行矣余將入山益深入林益密他日德廣以其抱負有所遇而歸或者不忘而欲求余于藜藿之下則以是為之旌矣因書以贖之

送丁經歷序

吳在禹貢揚州之域其藪則具區土地塗泥而田則下也

吳之土不如雍州之黃壤其田不及豫州之中上而其賦視梁州乃在下之上者徒以人工修之而其水淺土薄固自與中州大不侔也庸詎知古今殊時風氣異宜塗泥之土貢倍于黃壤下之田賦浮于上而人之工果足以勝地力哉夫息人工以養人善為國者也窮地力以害人賊大國者也吳之不爱其工以奉上也久矣而其害有若長蕩華蕩之屬積水為陂激風濤鼃鼃蛟螭率醜類居之卵育子孫以專其利使神農執耒后稷秉耜亦未如之何而有司什一之征歲有常算驅民于不測之淵為之上者縮手弗顧而經歷丁君獨閎然思有以拯之推是心也其殆古之所謂遺愛乎初君之至吳也民有謬者曰吳之土兮淖而卑吳之田兮水為湖

跋我田于湖兮官剝我肌昔神禹兮手駢足蹟將以厚吾之
生兮今反病之我欲上訴兮天不可躋我欲淪死兮不忍子
與妻吁嗟儂兮何以生為君聞之曰有是哉吾聞苛政猛于
虎此非虎之尤者乎夫使田野無愁歎之聲二千石之職也
今吾來佐長吏布恩澤而困民若是將何以上報
天子乃獨疏其事土之已而

上詔郡國除民所疾苦而吾獨賴君之言有所休息又歌曰
原則有黍水則有魚昔云不足今乃有餘隄則有杭水則有
魴人言之臧吾以為慶又胡可忘于是皆以君為長者而吳
猶有泰伯仲雍之遺民焉於君之代而歸也書以志吳人之
意至正十一年九月甲子

送劉志伊序

山川之秀鍾于物者為珠玉鍾于人者為文章然求玉者必
于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求珠者必于南海蛟龍不測之淵不
如是則無以擇其精而致其多而文章在天地間尤難精而
不易得者也三代而降文章與時高下而秦漢魏晉唐宋之
文見于文選文粹文鑑者後人即其成書上下千數百年以
觀其制作之測而不知當時采撫之精有不易以歲月計也
然則摛羅纂述以為一代人文之乘而欲與前代之成書並
存不廢而不乏乎文章之崑崙作者之南海求之而能盡大
觀而無憾也難矣
國家以三光五嶽混一之氣涵煦六合而百年文物之盛著

于文類者亦可以槩見然夜光之璧照乘之珠縱不橫委于道亦豈無待價而未售者此宜春劉君志伊所以走北京師南浮江淮上而朝廷之著作下而山林之論述兼儲並錄日益月增如倚頓之于貨不埒富于王公不已也噫志伊之用心亦勤矣哉然尚勿為鄭人買櫝而還珠亦勿為魏人之以玉為石而棄之則所得誠精且多矣于其歸也序以贈之

橫山紀行詩序

吳郡沈仲說甫由長洲先塋鼓柝而西出胥門過石湖省母夫人之墓于橫山之陽道路所歷輒頽瞻哀慕而其低徊寤嘆之形諸言者皆成韻語余辱與同載間亦有所賦其甥呂

彥真悉手錄之摭若干首夫吟咏情性莫過于詩然三百篇皆本性情而尤感人者無如蓼莪蓋父母之德昊天罔極人子烝色養尚不足以報其萬一而況乎不得終養者其心為何如此君子所以三復流涕而不忍讀之也今仲說天性醇孝篤學好問而又遭時太平克承世澤其視蓼莪之時不侔矣然而既怙且恃以鞠拊畜育者仲說皆蚤失之而其頽焉腹焉者獨賴祖母之存今亦已矣雖復生事死葬或無遺憾而仲說豈忍一日忘其親哉是以頽家舍于長洲踐雨露于橫山仰天宇之澄鮮撫原野之夷曠而風木寒泉之感見于銜恤茹哀者雖欲不為詩不可也嗚呼詩之為用在于成孝敬厚人倫彼百鍛為字千鍊成句刻則刻矣于情性何有

哉昔孫興公賦詩以伸罔極之痛識者謂有蓼莪之遺思焉而
歐陽叔弼居憂君子盖有督其作詩者余雖非識者仲說固
興公之徒欵世有君子如蘇長公則仲說賢于叔弼矣余既
因彥貞所錄用崔言正紀行詩體編彙之又喜仲說所作本
于性情于是乎書

送粹上人詩序

粹上人由天台絕海泝江歷叅浙水西諸名山而雅喜與賢
士大夫游聲稱藉甚余嘗見其風神秀朗如寒潭秋月進退
止作脩整閒暇固已私竊異之矣久之將還山讀書密邇親
舍庶幾朝夕以報碩復之恩其復不能奪之也搢紳先生聞
其行爭為歌詩以偉之以余辱與上人交俾為之序昔之知

言君子謂浮圖氏之書過于莊墨申韓而與易論語合余嘗
竊疑之及觀其大報恩諸篇則其教人率先孝敬乃知世之
論佛類以其恠幻訛慢而其徒好略文字以為高去孝敬以
為達者皆過也今上人學禪而不略文字為釋而知孝且敬
又將歸而益求其所以與易論語合以充其大報恩云者盖
五常之道不二之法未始不本于人心苟究其報雖同其中
而異其外可也上人勉乎哉庸敢叙贈詩者之意書之首簡
以授之

夷白齋藁卷之十四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送鄭同夫歸豫章分題詩序

余辱與鄭文學同夫遇于吳之隱君子頌仲瑛氏所以仲瑛素多賓客而同夫與余相值未暇問姓氏邑里行李所從來輒舉酒為壽獻酬雜還亦不計年齒貌蒼者坐上坐飲酣歌舞各以所長自適于是吳興郊九成沈自成龍門琦上人赤城金敬德錢塘俞在明皆以能詩為仲瑛文字友而九成素不善畫捉筆作山水圖輒爛熳奇詭坐客嘖嘖稱嘆同夫首

為賦詩仲瑛率衆賓和之而敬德起行酒放歌作廬山高疊
疊有梁楚間人氣調同夫因歡甚頌余曰吾自北方來行數
千里親戚疏數固自有不同然飲酒之樂未有如今日吾行
且歸矣諸君能無言乎然後乃知同夫為豫章人嘗登清江
范公蜀郡虞公鄴城揭公之門而余故人危君大樸揭君伯
坊楊君季子鄒君魯望張君宣仲皆其友也嗟乎余恨不及
識范虞二公而幸嘗獲接揭公之下風而聽其餘論見其文
章九原不可復作而其鄉之士如同夫者其文學才藝一何
似公之甚也同夫歸矣太樸諸君子皆以其父兄師友之學
相雜登臺閣頌余無似與仲瑛賓客笑傲三江五湖之上以
吳中山水分題得詩若干首為同夫贈余辱為之序因以謝

不敏于諸君云

今補趙泰州平反冤獄詩序

至正十年八月泰州尹真定趙公子威平反王昉冤獄事聞
中吳士大夫皆曰偉哉趙使君真長者也因相率著為聲詩
以美之摠凡若干首昉故江浙行中書叅知政事浮光王公
之子也才選為淮東帥閩奏差參政公當世名臣昉以佳
子弟給事閩中雅為長官所信重然性直不能容人之過人
有善亦未始不以身下之會閩師飲酒高會膳夫有具茗飲
弗謹者昉以職督責之命杖之者二篋夫歸越五日死疫揚
州錄事判官有與昉有郤者欲因中傷之遂啖膳夫妻訴昉
踢傷其夫右脇昉逮繫五毒備至不勝苦楚遂誣服淮閩居

南北之衝而眈又名家子以故人莫不知其寃者具獄上大
府莫敢決乃更以屬趙公謝之始盡膳夫所以死狀而謀中
傷眈及凡誣證者皆伏辜于是眈之寃遂明白初眈之繫獄
也士大夫皆曰參政公平生所至用法號平允其子不宜坐
此使世無守法者則已如有之眈其不死于獄乎及其平反
也則又皆曰眈不死矣世復有守法者矣于是相賀曰趙使
君一治秦州而法為之平使天下皆如趙使君則人有寃死
者乎趙使君真長者昔漢張釋之為廷尉其言曰法者天子
所與天下公共者也故在漢獨釋之號守法不阿意天下至
今稱之今公召歸禁林人且望公顯用如張廷尉廷尉天下
之平也公其尚自愛乎吾聞召伯之教明于南國既去而人
思之其詩曰蔽芾甘棠勿剪勿伐召伯所茇今既望公為張
廷尉又愛公如召伯何哉蓋多公守法不止于活一無罪眈
而吾愛公則因眈而重有所感也然則詠歌之發乎情者其
可已乎是不可無以序作者之意于是乎書

送金西白上人遊方序

吳僧金西白上人幼為天台氏之學既研精秘義又細繹孔
氏百家之書間弄翰為文章從容識軌轍又沉吟六義漱滌
萬類于烟雲水月間復鏘應金石妙涉風肯今年秋將鼓柂
松陵振錫天竺絕濤江訪靈越過四明因度石橋探雁蕩迤
邐至金華求大比丘究其所謂出世間法頌母氏年邁無他
兄弟備養霜露載塗欲行復止母氏察知其衷則為之言曰

吾聞親者遺體之所自出也佛者慧命之所自存也奉遺體以續慧命願惟輕重所在汝尚勿以吾私愛眷為也上人于是問津于江上丈人歛裳于邁若矢斯激措紳之老章甫之英自鄭有道而下爭為詩文追貺之天台陳基復進而執上人之手語之曰浮屠氏其道有三曰律曰教曰禪然皆以慈悲為宗孝敬為本上人先究上乘復趨禪觀宜其曲意頌養雅好懿德在其法中可謂學知次第由相入空者矣世之號居名教者往往于佛氏之言恠駭舛逆及退而察之見所行有媿于上人者多矣故予于上人之去就不能無所感也雖然昔有浮圖師嘗躬織蒲為屨嚮以養母其徒至今高之歲云暮矣白雲斯邈上人尚無忘織屨師翮其來歸哉至

正十年八月甲辰序

浮青閣詩序

越以山水名天下雲門又盡得越山水之勝而浮青之閣在焉蓋自晉唐歷宋以來衆門上首之居雲門者皆統合儒釋妙揖空有樂與賢士大夫遊故其崇臺廣廈金碧相錯綠崖架壑挾雲月而臨風雨如千峯閣者往往而在尚可想見異時登覽吟嘯之遺遺音逸響猶隱林谷中斯閣之作于時雖有不同然自吳興趙公取明教天師嵩公之語為之語為之扁蜀郡虞公為文以記之賦詩以倡之維而作者皆一時知名之士于是所謂浮青者遂與前代之名踪偉迹競爽千載可謂盛矣且秦望拔起羣山四從高卑俯伏之狀窮奇極

秀于千岩萬壑之表每雨止風收天澄日鮮而浮青之勝丹
青意匠不能彷彿者唯詩人得之蓋詩者所以模狀物態陶
寫性靈然非天機悟入神觀夔絕摛抉幽閔與造物爭巧者
亦何足以語此哉予嘗從吾鄉鉅石庭上人獲見羣公之作
爛然如雲錦張鏗然如金石奏雜然如衆籟鳴雖未獲登斯
閣固已飄飄然若鷗飛霞凌顥氣而游乎華嚴毗盧之境碩
惟王謝之流風既遠支許之聲塵莫追雖欲復從趙虞二公
游亦不可得徒見其清標雅韻于諸名勝篇翰間重為興感
而已上人俾予序之固辭弗獲乃為書其嘆慕之際而歸之
上人統合儒釋妙揖空有者也其以予言為何如至正十年
八月丁未序

送煜上人序

古之為浮屠氏者以戒為墉以惠為戶以法界為宇以性海
為鄉以度門道品為族屬菩薩大士為戚媿故求其法者不
涉內外不泥中間不以語言不以文字必心空諸漏法同夢
幻無得無證然後謂之解脫予嘗竊觀自摩訶迦葉以佛所
付心法相授受而達摩以天竺名王子獨得其宗當梁武甘
心佛氏人莫不以其造字書經度僧為奉佛之至是達摩甫
至東土獨毅然以其諸所有為特人天小果寔無功德得其
傳者有五曰可曰璨曰信曰忍曰能而不主族姓不居華
夏奮起并白之中而得佛衣于五祖忍焉及其說法曹溪大
闡宗旨為天人師唐武后仄席嚮風勅書徵諭力辭不赴其

視榮名為何如耶夫以達摩徒棄王官印契佛心能以足夫
頓超佛處一則面譏梁武而空學顯一則身辭武后而宗風
振卒使百世之下學佛者必以曹溪為津梁嗚呼盛哉後世
為浮屠氏者以權勢為壟以苞苴為戶以金碧為宇以貴富
為鄉尚言語者以訶罵佛祖為能攻文字者以嘯弄雲月為
事甚至弊焉馬奔走于利害得喪之塗而不知止使度門道
品菩薩大士如果有知將怒而咎之、不暇尚肯俯而以族
屬戚媿接之耶吾鄉煜上人弱歲出家學其學于湖之道場
志甚銳反主藏鑰于杭之淨慈遂為其徒所摧且善讀唐人
詩時有所作粲然可觀今年秋過予吳門與之語疊、終日
予既嘉其遠去鄉邑無父兄師友而能卓然自立如此又懼

其久而或流于今之所謂浮屠氏者故推原其祖以瀆告之
蓋以吾同鄉而私于上人也然世豈無大比丘如曹溪者上
人試以吾言質之其以為然否乎

陸仲淵字序

中吳多舊族其子孫克世積善之澤如甫里陸氏者代不乏
人余所與遊者曰仲淵其少也嘗及見吳興趙魏公、為大
書仲淵二字間以示余且曰願為之序蓋仲淵名源、者水
之本淵者水之深也天下之水其源皆出于西北其流皆趨
于東南然西北之水莫大于江河而東南之水莫深于海方
其濫觴于崑崙經始出于岷江山也蓋可以徒涉及其衝底
柱下龍門絕巴梁轉巫峽率百川以委輸于海然後泝泆泆

湯沖融滉漑朝夕潮汐與時消息暑不知盈寒不知縮天吳
罔象介鯨水兕之屬朋從醜附奇詭變恠莫之端倪其有本
者若是乎人之于積善也亦然孝弟以導之忠順以後之恭
儉以將之醇謹以持之積之以久發之以漸紆餘衍迤更數
十百年而子孫猶襲衣冠躬禮讓湯淫乎忠厚之波涵詠乎
深淳之涯循之質行有長者風吁善之足以憑藉也如是夫
仲淵之名若是其殆知本也吾聞仲淵上世皆享高壽而仲
淵年垂六十齒髮不少衰其所謂孝弟忠順恭儉醇謹蓋出
于天性引而勿替殆將如河之衝底柱江之轉巫峽其勢必
委輸于海而後已也傳曰三王祭川先河而後海或源也或
委也此之謂務本為其後者使益勉焉則甫里之澤其未艾

乎庸不辭而為之序

徐公遠字序

吳郡徐君孟達命其緬從余游緬初名勉以與蕭梁時宰相
東海徐勉同名乃易為勛而宋倖臣朱勛雖非同姓而同郡
又易為緬蓋其字公遠而緬之為言遠也于是皆以為宜且
請余序其說吾聞司馬長卿慕藺相如之為人更名相如後
世無或非之者蓋異姓而賢于禮無所嫌也徐脩仁顯梁氏
而勵志慎行事君不阿意苟合身都宰輔為時宗臣而以清
白遺其後其視朱醜起賤微徒以草木恠石媚人主嚮恩法
以固寵者萬之不侔矣是故易勉為勛者尊同姓也易勛為
緬者別邪人也昔之同姓也尚知尊而避其名則其于自修

可知矣尊同姓仁也別邪人知也惟仁也而後公無私惟知也而後明而遠彼知能使後世不敢名其名與夫不屑其名以為名者仁與不仁知與不知而已矣緬乎其尚懋之

贈葛孟顥序

會稽王仲麟氏讀法家書為吳屬曹吏嘗有疾求醫于吳郡葛氏于是孟顥為診脉曰是謂內傷得之出入飲食哀樂以藥治之而愈仲麟多其為乃徵文于余曰詩云無言不讐無德不報幸吾子圖之乃為之言曰吾聞葛氏雖以醫名家而其上世本儒者人無貴賤賢愚皆敬而稱之曰可久者孟顥之父也可久甫讀詩書百家之言為文章奇偉博辨而卒歸之于六藝然為醫視古人無愧也孟顥以家庭習聞之素出

而起人之疾又復有父風何葛氏之多賢也哉昔者秦和論疾推本五色五味五聲必原于天其說與周禮合鄭子產博物君子也而論節宣之道又默與和契吁醫豈易言哉故必通詩書六藝百家之言如可久甫者而後可也然漢臨淄人陽慶不以禁方傳其子孫而悉與太倉長淳于意今葛氏儒者而父子身方相授受而孟顥起人之疾蓋不止于仲麟就吾所知而言則葛氏之賢豈不信哉余愧非博物君子願聞秦和之說與周禮合者而孟顥父子豈余靳哉姑因仲麟之請而為之序

夷白齋藥卷之十五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贈宋太醫序

先王設醫師以待邦之有疾者其職周官其書神農其術扁鵲倉公也吾觀扁鵲之治醫如良農之治稼無他亦去夫為苗之害者而已故醫之有藥石鍼砭毒熨也猶農之有耒耨錢鎛耰耨也而其為人祛疾也猶農之禾去稂莠也稂莠之不去雖有甘雨不得以為澤癘疾之不去雖有良肉不得以為味甚矣哉醫有類于良農也雖然人情之所慎者藥石所

懼者鍼砭所不喜者毒熨非有甚弗獲已孰肯以三者加于
父母所不忍之身如宋君之于吾兄幼子之瘍也哉蓋父母
之望子猶農夫之望歲也父母不以梁肉而廢藥石良農不
以甘雨而廢耰耨今使吾家兒秀如苗穎如穀而堅且好焉
宋君之施亦多矣詩云無言不酬無德不報若宋君者其可
以已于言乎不可已于言而言者詩人之意也宋君字伯亨
吾兄則敬德父云

送王季境詩後序

昔江浙行中書省叅知政事浮光王公紹隆閩國公世家羣
公子皆溫文醞籍季境又特以精白柔毅倣有器識留聲
于人今年春將北上京師中吳大夫士非先公賓客之選則

昆弟交從之彥咸為詩為文以祝季境臨海陳基復而為之
言曰先叅政以公輔魁宿之材遭

國家承平之運部符授鉞揚節秉麾致位政府出入中外餘

五十年凜有君子風季境結髮侍公左右雅不喜弄絲竹

襲紈綺為華靡事朝夕之所薰蒸耳目之所漸漬皆勤王字

民與社稷同休戚之道夫千里之駒超乘之足生于趙鞅之

廐長于造父之手既發軔閩外復振策周行而伯樂之徒又

持千金中九衢以俟其售為國馬也無疑矣雖然所貴世家

公子者以能纂乃舊服如先叅政之于閩國公叅政公之流

風善政沒世不忘太常宜有謚國史宜有傳神道宜有碑季

鏡魁偉克肖人方慶公有子則其所以為公不朽計者宜在

斯行也。基不佞敢以此私于季鏡，亦庶幾贈言之遺意云爾。

馬千戶遺愛詩序

松陵于和仲來致崇德父兄之言曰：前鎮守邳州萬戶府翼千戶馬侯有德于吾州其去也，樹豐碑記遺愛而嗟嘆之不足，又形于歌詩，蓋公好惡詩人之情也。願為之序。余雖不識馬侯而崇德之人為可信，其意若曰：馬侯在鎮，兵不敢取民草一束，粟一升，戍卒不敢椎畊牛，聚博徒，縱私醜，往來它營軍不敢無故輒入境，旗鼓壘百倍常時而為民病者息。使商者安于市，畊者安于野，皆侯之賜也。侯亦務盡其職而已，非欲使吾不忘而吾不能不侯思此詩之所以作也。嗟夫！馬侯職不過千夫長，食不過五品祿，一鎮崇德而德在人，若

此荀卿有言：善附民者乃善用兵者也。使執干戈以衛社稷，皆如侯民有不附者乎？侯勛闕爵里與夫立官從事見于碑者，茲不著，其作詩之意因和仲以授崇德人為我謝曰：大丈夫戮力取封侯，多在軍旅間。吾聞志于功名者富貴不足，以動其心。侯有文武才，願自愛。

乾坤草亭詩序

余熟西昌鄭氏之賢久矣。今年春，昂夫由天台棄官與其從子士亨過吳，始相識。昂夫宦游四方，聲稱籍甚。搢紳大夫為文為詩以述其乾坤草亭之勝，鑑乎金石之奏，燦乎黼黻之陳也。以余不佞，俾為之序。余嘗恠古今室屋之盛，宜莫如金張衛霍而有志之士，恒獨慕夫南陽之草廬、襄西之草堂而

乾坤草亭云者蓋草堂詩語也昔諸葛孔明躬耕隆中自許
不過管仲樂毅杜子美獨慨然以伊呂方之及其自比又直
以為稷契蓋二人之用舍不同出處亦異然百世之下頌其
詩讀其書而其忠君愛國之下繼縉惻怛之意雖與日月爭
光可也然則南陽之廬濠西之堂風聲氣烈曠世相望不以
其人乎曷夫瓌璋濶達尚志千古開口論當世利害爛焉如
龍泉太阿人莫撓其鋒退而察之未如不中肯綮也今引身
高蹈將歸草亭益乎子美所以方孔明與其所以自謂而充
其忠君愛國之心焉異日出處或者不詭昔人則斯亭之在
乾坤庸知不與南陽濠西者相望乎因推本其歸草亭之意
為之序若夫締構之儉朴花竹之敷秀見于詩若記者茲可

以略云

江月樓詩序

金山天下奇觀也浮屠寶坊特起大江之中而江月樓在焉
樓為龍江浩上人安禪之所而其扁則故江浙行中書省叅
知政事浮光王公之所書且賦詩者也至正初元寺舊而樓
不能以獨存上人歸自吳門寔始重構規制之偉視昔有加
而江左之峯巒淮南之烟樹與夫海霞島霧風帆浪泊變化
出沒于飛簷曲檻之外者蓋無時而不可愛至于江空月白
以天為際一波不興萬動俱沒而所謂天下之奇觀不越几
席而盡得之則斯樓也金山之最勝者乎曩歲集賢學士張
掖劉公崇文少監鄱陽周公代祀南鎮還過朱方而余辱與

郡推官金華張君率性從二公至其處攬山川之雄酌中濡之
泉上下古今竟日而去未幾上人命善畫者繪樓為圖凡嗣
王公而賦詩者咸以次錄之且以書抵吳門俾予為之序夫
上人居光明之藏游浩劫之始湛乎太清與智同圓一碧萬
頃與性同體又豈世諦語言所能擬議哉然詩者家流詞源
足以灌七澤筆力足以驅三江發揮造化之微陵厲鬼神之
表而景外之景象外之象牢籠漱滌靡有遺思然則世諦語
言雖不足為上人道而意外之旨天機朗詣非上人亦作足
以知之顧余遊乎方之內于斯樓也未能盡大觀又何足以
語江月乎然俯仰三數年張掖公以甘肅行中書左丞出奠
西土鄱陽方入踐臺閣張君近擢官海虞而上人亦去主名

刹乎浙水東望閔山之蕭條無流光之徘徊而疇昔之思寧
無介然于胸中乎是則不可以無言也于是乎書

送彥栗北上詩序

至正十三年春

主上用宰相之請命省臣兼大農太府出泉幣開墾西山保
定河間柱順之田遣使諭江淮有能募農入畊者以多寡授
官有莠吳人彥君彥栗以故衣冠家畊學練川里中年盛有
識量間歲家燬于盜刻苦奉父母自樹立為人喜事聞使者
且至則欣然曰此盛舉也吾欲游京師久今年此其時乎乃
白父母募良農具名上使者即日取常熟州判官告身以歸
遂成行李率農人偕使者北上祖道闔城外吳大夫士與

彥栗游者爭為詞詩餞之夫士之出處用舍視時何時耳方
今
聖天子紹隆丕基賢宰相摠文武大政前年治河決去年平
徐寇四方萬國日就底寧今又除草萊辟田野崇本抑末
游食之民轉而歸之農使各自食其力變馮鹵為稻梁收干
戈為耒耜興富安長久之計建萬世不拔之業嗚呼盛哉此
有志之士戮力就功名之秋也彥栗行矣

天子不吝爵以勸士宰相不靳財以勸農勞心者身榮勞力
者家給將見漳水之利不專于鄴涇水之功不私于雍倉廩
寔禮義興而頌聲作矣事功告成明年彥栗自北方歸拜父
母吳大夫士舉酒相慶尚能為彥栗賦之

送宗縣令詩序

至正改元余客京師清江宗君子與赴贛州從事

中朝能言之士而公卿大夫下而布衣韋帶爭為詩文餞之
子與瓌奇博達誦詩書六藝百家之言攻詞章有氣識由成
均上舍生入莩文監為令史聲稱籍甚其出為郡從事也再
遷而為常山縣令行次吳門吳門之能言者復爭為詞詩餞
之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為之序夫十數年間兩送子與赴
官皆得操觚弄翰為文詞以廁羣贈言之未余豈能言者哉
特以常山之得賢令長甚于贛州之得賢從事雖欲已于言
不可也蓋子與為從事時枹鼓不驚田野無事官閑政暇得
以詩酒從郡太守優游山水之樂非若常山之民饑者待哺

寒者待衣疾苦顛連噢咻呻吟者之待拊摩煦嫗于子與也
嗟乎縣令與從事不侔今日與曩時亦異然不遇盤根錯節
無以別利器士大夫起諸生為縣令亦可以行其志矣子與
瓌竒博達而行之以豈弟將見處縣令如從事視今日如曩
時而常山之民猶赤子之得慈父母矣政成民和吾恐
朝廷不以子與私常山而能言之士將不止為文詞送子與
為牧宰而已余雖不敏尚能執筆厠羣公以俟至正十三年
三月庚寅序

夷白齋藁卷之十六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送張郎中詩序

戶部郎中大名張君師允以銓選使江西也道過吳了大夫
士之從戶部君游者冠蓋相望戶部君皆折節禮下之及其
將西行也大夫士之能言者各賦詩合古今體凡若干首俾
予為序以送戶部君禮也昔戶部君以進士取科甲蓋嘗擢
忠信之甲冑執禮義之干櫓用其全鋒以與天下士決勝負
矣其哀然而舉首也雖有勇如賁育急與之角力不敢暇其

入翰林為史官由太常拜御史秉筆定褒貶執法論是非凜凜乎良史諍臣之風雖刳以衆沮之以兵弗變也及遷戶部為尚書郎不遠數千里使江西右持衡左執權以銓量行省之人物其輕重予奪皆懸戶部君之手是行也意其必乘堅車擁高蓋連駟結鞞負弩夫前驅以誇耀四方乃今屏徒從撤儀衛悛卑讓自視若諸生日以禮接大夫士殷勤之惟惴惴焉惟恐失其心惧夫力能以布衣掇高科魁天下士秉筆為史官執法為諍臣而不能以尚書郎

天子使者而失大夫士之心豈大丈夫士之力勇于賁育其威加于兵衆哉蓋大夫士禮之所在也噫禮之可以為國也久矣戶部君不失大夫士之心舉而措之則能輕重以予奪

天下之人物恢恢乎其有餘矣然士不以予奪為輕重而以禮為去就者豫章徐孺子其人也戶部君行矣銓選事竣舍車而徒步豫章以觀孺子之遺風復有下榻如陳仲舉者乎詩云高山仰止景行止戶部君能以禮接大夫士則陳仲舉不得專美千載矣至正十三年三月甲午序

白羊山紀游詩序

勾吳沈高士仲說澄清寡欲誦詩書百家之言以孝義稱于鄉居祖夫人憂廬于墓側既終喪隱居畊釣以山水自娛每衣鹿裘著葛巾過天平謁范魏公祠徘徊不忍去間行其傍林塢得地曰白羊山而樂之將結宇讀書以求其志乃三月既望挈所知楚人朱安道舟行數百里至其處仰瞻天宇之

高俯矚時物之暢遡泰伯之遺風望闔閭之故墟引筆賦詩
總凡若干首余得而諷詠之既愛其春容閑遠有超世絕俗
之思又念不得從仲說蔭長松藉豐草歌考槃之詩賦伐木
之章以寄情烟雲水石間然魏公之流澤未泯天平之白雲
可攀也他日命車白羊之麓款問處士之廬而其丘某水將
因詩以探其勝則是詩不可以無序故樂為之書

送印知州序

吳郡屬部由縣而陞州者吳江其一也雖地方百里大抵具
區之濱重湖復陂浸淫沃漑引三江而歸之海水之所不及
者然後人得以樹其上故必謹隄防設機械牽老穉疲筋力
弊之馬日與水爭利幸天無淫雨歲之所入僅以輸租賦給

徭役否則溝塍畝澮淪為洪濤人困力殫而有司什一之征
上下交病矣其州治又居水陸之咽喉符節羽書旁午絡繹
防禦供億百倍他州故任師帥于此者視他州亦難其人必
德足以宣教化才足以寄民社明足以聽獄訟敏足以備軍
儲而又濟之以廉行之以恕如前知州燕山印侯而後可也
初侯之下車也當

國家責成守令之時侯首勸農桑均賦役飭學校簡詞訟以
崇本抑末為務設施次第恪守章程及南北徵兵調發無虛
日侯鞠躬夙夜弗遑寢食而民不廢耕桑官不缺餽餉使車
駟傳環甲冑援桴鼓之屬肩相摩而踵相接者不失勞來之
禮噫侯可謂克副責成之意矣三年政成解印綬戒車馬還

京

聖君賢相方綜核名寔勵精為治若侯者考績疇庸將進而與中朝公卿大夫接武周行以熙庶務皆分內事也此不敢為侯申論獨次侯在官稱賢師帥之職既以餞侯之行以慰州人之思禮也

送徐仲劉詩序

無錫兩君子其一曰徐君元度仕為王官居京師有聲其一曰倪君元鎮隱居求志著書自善余皆辱交而仲劉徐君之子倪君之婿也徐君傲倪君好義博雅有度與名公巨卿游意氣許與有國士風倪君讀古人書志饑渴為文章有魏晉國人氣韻其高不仕之節雖漢東都士大夫不過也兩人者所

趨不同要其歸激印砥礪不與流俗同汨沒然兩家用是益貧徐君微祿自養倪君嗜書自娛其子弟各習知乃父意仲劉獨瓌竒敏給好禮而文居則從婦翁學為詩出則從父游于宦夫生長為名父之子出處問學不離二父之間仲劉之得于天者夥而失于人者鮮如是哉雖富貴利達不足為仲劉道然奉以周旋弗敢失墜此季文子所以為魯之賢大夫也仲劉勉乎哉凡與兩君子契好者咸賦詩以美仲劉屬余為之序

送郊九成詩序

至正十三年夏五月海漕發吳門漕府史吳興郊君九成寔贊幕府吳士君子皆為詩以餞其行且曰去年春海寇犯崑

山襲鐔鑲憑陵作氣勢以抗逆官軍淮右狂孽蔓延江浙羽
書徵發絡繹道路無虛日人心洶々久矣賴
天子聖神賢相枋國命忠貞廉果之臣摠漕事分遣將帥出
師四討蚊蚋蟻蚩蠢動無知以次殲蕩海寇聞風率醜逃匿
徬徨蹙縮願宥罪自新用是人心之憂者更釋然以喜九成
學古通今器局闊遠論議慷慨為詩章有作者風乃今職文
書贊海漕進無金草矢石之虞退無父兄妻子之憂左川后
海若風恬浪平一日千里而億萬之粟上以祀天地祖宗廟
百神下以祿三公九卿百執事內以給宿衛外以足軍旅者
不日達京師春鐔甫至夏鐔踵來此
國家萬世無疆之福臣子僂力報効之秋也上尊之賜官錦

之榮視有加而九成仰則瞻都邑之推俯則覽山河之壯感
聖澤之汪穢侈文物之鋪張所謂詩章九成之所長者將與
中朝能言之士嗟嘆不足而詠歌之以極陳所遭之盛異日
南還解行李出所有吾黨好事者將爭先覩之為快九成尚
無以謙讓未遑為辭也

送徐叔良序

豫章徐君叔良從其鄉先生楊顯民氏學在京師也客翰林
待制武威余公所而雅與新安程君以文善予雖不識顯民
幸因程君而識武威公武威公視顯君雖出處不侔要與程
君皆強志篤行為文章不詭仁義叔良游三君子間悛々言
行讀書作古今體詩不蹈時人軌轍及武威公出僉浙東憲

事未幾去官居淮西余亦親老還江南叔良與程君留京師
京師之士非程君行輩則與叔良年相埒率彬々向用程君
仕宦二十年業愈精身愈勞而志不少衰需次翰林為屬官
老且至矣叔良學顯民氏學為武威公客又從程君居
輦下借勢王公大人希進取宜無難者獨辛苦顛顛由京師
數千里過吳門將歸豫章不果又復如京師噫是固學古道
者也吾聞古之道不足取于今豈信然乎雖然深山之木巨
細林立匠石操斧斤過之必取其堅寔美澤遶廊廟都邑之
用者而木之堅寔美澤恒出于風霜摧枯拉朽之餘蓋損者
益之本敗者成之基此造物者之所以玉成萬物也士之羈
窮憂患頓踣無聊所以動其心忍其性庸詎知非造物之意

乎方今

聖君在上賢相在朝左繩墨右規矩以待天下之人材梁棟
榱桷各隨其器而任使之岩穴之材如顯民者將不得棄于
斧斤之外則摧而愈堅枯而彌寔拉朽而益美且澤者為何
如也然則造物之所以為司繩墨職規矩者之計久矣茲因
叔良行以此謝程君并以為叔良贈云

贈盧仲章詩序

天台盧仲章以能刻金石為印章知名大夫士間大夫士之
樂道仲章者咸贈之以詩仲章亦何能致多若是哉夫工商
梓匠邦國之用器械之備養生送終之不可以或缺者也必
服牛馬越川谷達陵陸窮深極遠以交乎中國而後可以通

有無利器用而宮室具焉然商不得齒于大夫士工不得列
衣冠之末何哉所業不同而所趨者異也今仲章之藝以為
工乎則大夫士之所齒以為商乎則衣冠之所樂道而與進
之不服牛不駕馬無陵陸之虞無川谷之險而亦以其藝交
于中國其為用雖若無與于養生送終然大夫士之家不可
以少焉噫仲章之藝亦善矣古者諸侯謂之章大夫謂之印
今者夫人而用之仲章以其藝游于大人之間而徒切然從
大夫士以求其言為務大夫士固異于大夫士也哉于其有
諸于予也因書以贈之

夷白齋藁卷之十七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顧生文字序

吳下縛筆生曰顧輔字友文其紮筆視近世吳興諸名家不
多讓間請予說其字而序之其名若字蓋本乎魯曾子所謂
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之言也魯子之言尚矣余且就生
之業而為之說可乎昔之善言書者蓋以刀削喻筆焉故楊
子雲曰刀不利筆不鈔而獨加諸砥信乎刀不利雖有桓公
之笈文王之錄太公之闕闔問之干將莫耶不足以刈秋蓬

剪腐卉尚奚取其斷犀象屠蛟龍而鋒不判乎筆不銛則雖
文犀之植象齒之管秋兔之豪豐狐之腋緣飾不啻侈矣以
之為書則偃仰乖方向背離體縱橫牽掣舉不遠人意而書
之道幾息矣然則砥削者固輔刀筆之美器也士之為士也
亦然不博之以文則學不能殖不輔之以友則德無從立故
詩曰朋友攸攝以威儀孔子曰朋友切以偲楊子曰朋
以磨之友也者其為士之砥削乎甚矣哉生之業克稱乎其
字也是故非學不足以為士非友不足以立德非言不足以
垂世非筆所傳者不博而筆也者又士之所以羽之翼之左
之右之以圖不朽者也噫生也不徒名其名將思所以行其
行不徒字將思所以事其事不徒藝其藝將思所以試其試

吾聞之有為者亦若是生之業既切于士之用生之字復切
于士之學則予以是勉生世之樂與人為善者得毋以為過
乎昔庖丁好道而進乎技今生之業非直解牛者比也又庸
知其非好道者然則余勉之也非過也

李僉事政績序

至正十二年春朝鮮李公仲善以浙西道廉訪僉事分憲吳
下督行省兵禦海寇未幾淮右妖孽竊發屠郡縣殺守宰攻
陷湖襄蔓江東西羽書絡繹告急無虛日人心搖吳為江
表大郡界居水陸之衝東濱巨海南控甌粵西連荆楚無高
山大谷以為之阻東南所賦水土百物吳為特盛倉廩府庫
之所儲峙歲輸京師以供天地神明之祀軍國之需與夫民

人之所恃以為重者當務之急宜莫如城而吳城故闕壯周
圍四十里舊址頽圯謀繕完之役最巨承平日久民習晏安
不可與慮始議下衆口交怨公乃集父老而諭之曰
國家以熙洽之仁汪穢之澤休養生息爾父兄子弟久矣一
旦寇起倉卒淮楚間環地數千里生民塗炭其故何哉城郭
廢而兵革不飭也今吾奉

天子命除民間疾苦目覩無城之害而不與爾父兄圖之如
事不可測噬臍之咎將誰任之吾聞脩豫不虞政之善訓也
故曰有脩無患今吾用爾力新爾城深爾池整飭守具豈惟
倉廩府庫是賴爾子孫將永利之乃計城丈尺視民貲
多寡募工分築有差民始翕然趨事設楨幹審矩度萬杵齊

奮聲若雷動公不憚暑暘親出入版築間勞撫士卒以惠濟
威以勤率情巨萬之費非常之功三月而竣公既統有司筮
吉告神又具牛酒犒士卒報成事禮也方是時寇入杭繼入
湖常燒民廬劫公藏縱賊四掠烽燧熾甚鉦鼓之聲接吳攘
浙右騷動吳獨以公故無恐公廉明敏斷行事遠機宜申嚴
約束夜循行井里歎血矢衆務殫力以身殉國用命者賞無
狀者誅慷慨激昂士氣丕振吳民老稚相慶有歌者曰公城
我城公厲我兵公用法平又謠曰公保我妻孥公衛我室家
公我父母報公何有君子曰李公其古之遺愛乎何與人
誦之若子產也

天子聞之賜公爵優二等蓋將因是而大公文施始于吳達

于天下而與人之誦史且不勝書矣噫李公其真古文遺愛乎乃論次公政績為之序以慰吳人之意以布之四方以侈公之惠樂為天下道也至正十二年春三月書

崔衢州政績詩序

淮右妖寇首難禍延江東西守吏號能執干戈衛社稷者衢有崔侯焉初賊陷徽饒乘勝入衢之開化據縣治燒民居放兵劫掠寇常山至江山時侯以同知陞總管設方畧利器械備禦惟謹至正十二年閏三月也未幾賊遁獨開化失守二十餘日居民驚潰賊退猶亡匿山谷間侯曰民不復業邑誰與守即馳至縣招輯撫慰而赦其脅從者奉 詔旨也市井無賴勒取民財弗得則誣以賊執送之官侯察知其奸悉放

之民用無冤死者尋督兵討捕獲首賊張嗣七等餘黨復散入徽饒出沒不常其壤地與衢犬牙相錯開化則衢之咽喉浙東有衢猶門之有限也侯以開化失守則衢存亡未可知乃益募兵分守要害地已而賊復至侯率兵拒戰破之七月侯還至郡分省以寇未平復檄侯進討八月敗賊于茗坑殺賊百餘首生擒十有二人分省多侯功賞勞有加九月賊勢復振鼓行過富接侯統軍民夾擊斬首四百級獲方普德等一百十有九名賊勢遂衰衢賴以安邑父兄既刻石記侯勲績復相謂曰侯始通守吳邦屬四方多故首興學校以教吾子弟歲旱則禱雨祈穀以活我老弱寇至親擐甲冑冒矢石出萬死不顧一生以捍衛我鄉邑使治郡為賢牧守討賊為

良將帥進不貪功退不存私不毒無辜不專威福折衝果毅而濟之以廉和侯之德非石不傳蓋詩所以美盛德歌休功而告來裔也噫嘻衢父兄其善知侯矣

國家承平日久民不知兵一旦變起不測所在肝腦塗地井邑丘墟禍亦慘矣誠使撫字得人政平訟理則民入有父母出有司命而金湯之固不在堅城深池而天下久安矣今衢有賢侯誠宜璽書褒勸增秩賜金以風邦邑乃嗟嘆不足而詠謔之其亦有待于觀風之使乎且聞賊在開化時獨不毀崔侯之碑衢城火侯之第獨無恙則天之眷佑賢侯將使人感之如狄使君而反風滅火之異又將愛之如劉太守耶余不佞敢論著作詩者之意為之序以慰衢父兄夫豈以侯

之故哉亦樂為天下道也至正十三年八月既望書

送陳惟允序

余友陳惟允世家閬州七世祖宗宣和間進士歷朝散大夫居南康遂為南度人其先君子天倪甫師事故內翰臨川吳文正公誦詩書百家之言以隱德終于吳家徒四壁獨遺書數百卷母夫人日夜督惟允與兄惟寅誦習之二子遂復儒業起家從容文藝出入大夫播紳間而惟允尤善鼓琴擬古人摹寫山水木石為屏障瑰恠奇可喜今年春將去具往金陵因北上京師從四方名人魁士振纓儒林揚聲藝苑以其所能自奮母兄樂其志既束裝諏吉以戒其行尋以余同姓且雅知其兄弟賢願貽一言壯行色噫世之飽梁肉襲紈

綺入則華堂廣厦出則結駟聯車果何如人哉然不易世子
孫或羸寒困餒為屠販為奴隸甚至為溝中之瘠者又熟使
之然哉蓋富貴無常不足恃也陳氏由閬州徙南康又自南
康寓于吳門俛仰數世徒以朝散府君遺澤綿之延之至惟
允兄弟孤窮貧窶亦甚矣然猶知讀父書躬孝友悛信讓
能詞章為佳子弟先民有言損之而益敗之而成虐之為樂
此造物者之于人所謂礪鏃而括其羽也今陳氏以孝友為
鏃以文藝為羽以孤窶為礪以貧窶為括其材精其器利其
去而與英俊角技能殆養田基之于射發則無不破的者惟
允行哉嗣先君之業養母夫人之志遐續朝散府君之餘緒
常所往來者咸為詩以贊揚之矣余不佞敢申一言以為序

至正十四年春二月甲午書

送李德中序

國家歲漕東南之粟每春夏由吳門抵直古以億萬計今年
夏漕府史宣城李君德中以次當行吳之君子與德中善者
咸送之婁江之上且賦詩以華之蓋德中以江左衣冠家少
從其鄉先生今兵部貢公值仲游且親精敏肅給克已清謹
事賢漕長為僚吏有多士之譽斯行也當見兵部公為我謝
曰

聖君賢相紹隆大業廓滄溟為餉道利舟楫為車馬其視秦
之飛芻輓粟漢之負擔千里唐之陸運水行率數千鍾而致
一石者其得失不啻千萬矣間者又大興農政遣使江淮募

民入畊大河之南遼水之東皆置府曰漕運司使北有遺利
民有餘力功成事集將見中土之粟又百倍東南矣今歲可
省夏運若干萬分饒淮楚因時變通以便漕事此千載一時
有志之士于是執文書贊募府矢先士大夫戮力如德中者
兵部公頌不喜欵况公以班馬之倫居列卿之位世且世為
太史氏感

明良之相逢觀庶政之畢舉與中朝能言者並為文章頌
吾君之德美吾相之功鏗錡炳耀垂示無極嗚呼休哉斯人
臣之盛際也德中行矣漕事告竣讌勞禮畢從兵部公優游
詠嘆當筆授以歸貽東南人共歌之余不佞亦何幸窺見焉
至正十四年五月朔旦

夷白齋藁卷之十八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送鄒祿史還江西序

昔鄒君弘道之先大父教授君以能詩知名故國子監丞蒲
田陳公嘗欲薦入詞林未果而教授君卒于家余與教授君
游時弘道方與其弟工文章為舉子業未幾余游北方弘道
以賢能書薦于鄉尋與計偕上春官與數千人角勝負及
天子臨軒策士弘道遂以進士擢高第得官歸江南余在京
師京師之人知余與教授君善莫不為稱弘道之賢而余故

雅知教授君平生宜有令孫如弘道者竊念教授君積德使
假之以年則其見弘道褒然居首于數百之中為
天子門生克有成立為鄉里榮頌非鄒氏祖孫非常之慶耶
弘道之祿不逮大父矣然擢第為名進士居官為良有司辟
行省為材椽史凡所以為顯親揚名計者未始一日不奉以
周旋教授君雖故亦可以無憾矣今弘道為西省使者告糴
于吳之父母之邦也弘道不敢以使者自居以身出入民間
與民互市所糴雖不貲而人曾不知擾徃之相謂曰鄒椽史
不以官戾民夫豈山鄉里故耶彼以榜牒迫民以刑憲臨民
且旦夕遣使叫囂挾突至鷄犬不得寧者此其以他使者待
吳人固宜耶抑知糴以備軍餉其事急其勢逼有不得不爾

耶今椽史君為隣省告糴父母之邦固自與他使者不侔然
他使者亦以和平待民以優賈待民而民雖朘削亦將樂與
為市矣以和糴為名而使民不堪命亦豈使者之事哉椽史
君讀前史至唐元和以來和糴之害甚于賦稅恨不奮臂出
其間與當時廷臣共爭之願肯以告糴詳然而駭以病其鄉
里父兄子弟耶椽史君公平廉恕使得行其志于時則其張
之翕之左之右之將無施不可告糴特細事耳其事竣還江
西也吳之善于詩者咸賦之余辱與弘道故爰為之序云至
正十四年夏五月甲申書

送本上人東歸序

全鄉本上人立中出家松江衣粗食淡究心禪理早夜精進

甚力間與大夫士揚權古今文藝肆筆為詩章爽，有奇氣
徧訪浙東西諸名山長老浮屠莫不以禮接之余聞上人之
賢有日矣今年春上人來吳門相見握手纏綿問鄉曲社里
孰遠孰近孰親孰疎乃知其與余世有媿童稚時徃來田間
出入桑梓未必不相識及各之四方所學異詩所習異業所
趨異途一旦卒然見面不相知名非假文字之殷勤語言之
惓款則余與上人不幾終身為吳越之人乎上人貌甚偉氣甚
溫志甚慤開口論文字上下縱橫反覆空有辛弗畔乎理與
之居同席食同鼎飲同器雖終身不厭余方資上人以游乎
方之外上人頷以大母之喪將東歸臨海省父母因奉襄葬
事徵余言以為別夫去閭巷遠親戚二十年服浮屠之服誦

浮屠之言宜亦浮屠而已矣今勞心役形不遠千里走山川
冒霜露辛苦蒲伏以庶幾其生敬死哀之心夫豈直以詩章
自娛徒取如公絃孤韻暫入人耳目之為貴哉世盖有儒名
而墨行者吾于上人又何取焉上人歸矣鄉里之老者死壯
者衰與上人游者皆疇昔田間童稚桑濮之少年也倘亦有
邂逅不相識者乎上人以親而歸余以親而留高雲孤飛懷
彼故岑此人情之所以不忘土也為我謝諸昆弟曰葺我廬
舍藝我黍稷余將奉老母歸田里啜菽飲水優游卒歲以樂
其志矣

送張知事序

浙水西諸郡出賦稅奉 國家多寡固有差然近歲兵興資

糧器械百物之需率取之平江嘉興松江蓋此二路一府無平原大陸山林之阻非若錢唐吳興昆陵壤地與徽饒義興寇攘克孽出沒之境相接溝塍畎澮井分棊布大川小源與三江五湖稱呼吸人居其土非舟楫莫濟使車驛傳之塗往來南北千里一帆四頰皆沙洲浦溆蒲葦菰萍鳧雁鷺鷥鷺之區烟波蒼茫衆目無際烏合蟻聚之徒相煽誘肆妖毒攻掠城村所在崩潰相繼獨此二路一府以水為封域利城守不利野戰僅以地勢得完然用是水陸之餽饟士卒之調發器械百物之徵求不責他郡而區區彈丸之地日給月供家疲戶耗而與被寇之邦俱敝矣獨幸各得賢師帥拊循其父兄勉焉鞠躬彈力公上松江路又僻在泖陂並海之陬其他非

川陸之咽喉 璽書羽檄非有故不至其民勤于農桑使歲無水旱蝗蝻之灾加以賢師帥撫字不苛則其俗號易治大名張君師明由博士弟子員為侍儀司舍人再調而為其府知事師明讀書達古今識事變且刻身廉謹與其從弟戶部郎中師允俱有聲于時其以從事居幕府贊師帥布聖天子恩德于用兵征討之時使其民宴如益至尊其君親其上雖有供億之煩而無枹鼓之警則師明之賢將與其師帥並稱東南而榮顯光大且權輿于此矣于其行吳之能詩者咸賦之屬余序之至正十四年十月朔旦

友迂軒文集序

國家承平日久公卿大夫以文章政事起成均者蓋彬々焉

今都水庸田使宣城貢之為博士弟子員也學古工文詞同
舍諸生皆自以為不及方是時先集賢文靖公與中朝學
士先生並以老成魁宿待詔詞垣言道術則本周公孔子
子輿之言學則由賈誼董仲舒劉向司馬遷班固韓愈歐陽
修之倫一時作者祖述詩書憲章禮樂為聲歌則荐之郊廟
為典策則施之朝廷皆博綜古今成一家言蓋三光五岳
混一之氣至是而極盛矣公以搢紳佳子弟出入諸老先生
間折節以篡言修業為務及釋褐授官遂拱奉翰林累遷為
翰林待制國子司業間以理官出讞紹興路獄三年政稱
平允延祐以來諸老先生謂有後者惟文靖而公遂以文章
政事名天下矣及今上虛心儒學銳意治統至元之治宰

相公學問足以經緯人文政事足以羽翼國家之盛文靖
之後有人至此而益信矣且自古能言之士如賈誼之論治
道董仲舒之究天人劉向之明經術司馬遷班固之述史韓
愈之原道皆與衍宏深為一王法然皆不得久居朝宁見諸
事業其所傳者獨空言而已惟歐陽氏以文章顯其詞令褒
貶既敷之于訓誥申之于典謨藹楊諷諭復著之于雅頌奏
之于神明而其聲光位勢又得與韓范富諸公並號為人傑
今公以文章政事駸向用致位通顯其言婉者宜頌穆如
清風之中也直者宜諍凜乎褒貶之體也叙理亂則明白而
朗暢陳道義則委折而冲融大者可以著詞令明激揚小者
可以廣宣揚形諷諭將使聲光焜耀位勢崇隆而文靖有後

之言不徒信于今傳之後世且足以取徵矣公之為都水使者至吳門也基獲魏豫章塗貞叔良所編友迂軒集若干卷因論次所知為序以質之于當世知言君子公名師恭字泰甫友迂軒其自題云至正十四年十月庚子

奉親圖詩序

悅堂禪師顏公迎其母于僅昌國之翁州築室平江之昆山資福寺西數百武修養惟謹及為大浮屠領資福徒衆晝夜演佛事猶勤不懈母子禮母氏年八十餘童顏稚齒起居飲食步履益康強公每侍側下氣愉色惟母意是從蓋公不以浮屠儉其親母亦終身安其志欣然樂而忘鄉返里母氏高壽終公慟心戚容哀毀不能堪乃浼善畫者肖其像奉供

如生日卷舒瞻省以慰罔極噫此仁人孝子之所以厚其親者公獨異浮屠哉浮屠書有孝子經言孝甚修彼以空虛為體文字為教者于孝不暇惟律以五戒為首有一舉足不敢忘父母之義者故昔之浮圖有棄任持獨身歸織屨養母僧史書其事至今傳誦不衰公氣岍魁偉應事機警日與徒衆說出世間法而不徒以空虛為事至于養生送終之責不以出世間而或慊焉則有若一舉足不敢忘其親者世以釋氏于親二本豈其然哉公游乎方之外而雅與搢紳大夫為文字交搢紳大夫樂為詩以稱道之蓋將遺之後續僧史者考焉余與公皆東洲人故為之序至正十四年九月望日

贈曾彥魯序

西夏長壽君景仁以湖廣行省理問所知事乘傳使吳適母
夫人病中滿黃發外且劇景仁憂甚聞醫者于庸田副使高
公以曾君彥魯薦彥魯診脉曰此得之脾胃濕熱投藥療
之隨愈景仁思欲以言美其術余雅知景仁事親孝而彥魯
為大府史以醫游公卿間其起人之疾如此皆可書乃為之
言曰昔者先王掌醫師治醫事凡邦之有疾病者造焉則使
醫師分而治之歲終則稽其事以制其祿而五味五穀五藥
之劑存乎神農子儀之書五氣五聲五色之審存乎扁鵲之
伎而九竅九藏之候存乎秦和岐伯俞柎之數然自秦滅典
籍而醫方亦與聖人之經並廢至漢興廣開獻書之路使謁
者陳農求遺書于天下作史取以列諸藝文而與六經百家

之書並傳于後世者皆李柱國之所校也夫脉有經絡骨節
陰陽表裡之殊藥有五苦六辛水火之濟而醫有箴石湯火
酒醪之用因脉以察病之淺深在腠理者以湯熨之在血脉
者以鍼石攻之在腸胃者以酒醪治之此皆神農岐伯子儀
扁鵲秦和俞柎之倫起度量立規矩循權衡按繩墨與天地
參為生人萬世之計而漢世淳于公張長沙近世劉河間張
易水李東垣之徒共守之以為律令者也蓋醫之用藥猶吏
之用法藥以去病法以除弊故禮不足而後法施猶養不足
而後藥用焉今彥魯之祿不制以醫事職守不掌于醫師而
邦之有疾者造之恐後不待歲終而其起人之疾如起景仁
之母夫人者皆可稱也然究其業方以儒術緣飾吏事而刑

名法家之說習之如習神農子儀之書其執文牘佐郡長吏
除民所疾苦又若用湯火鍼石之屬以去風病也今秩滿將
辟漕府史使由此而升則其登顯榮食厚祿如太倉令長沙
守者殆猶策駿馬以遠燕薊非一日千里不止也昔之論為
國者蓋以醫取喻焉故余因景仁之義申而言之非敢為彥
魯告其知彥魯者必以吾言為弗戾也

夷白齋藁卷之十九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送陳景初序

君子之為僚吏得賢公卿而事之則政斯舉矣今海道都萬
戶明善公之總漕政也屬海寇之餘糧艘陷沒者參半漕民
比戶告病公奉

聖天子命以漕事為己任甫下車問事緩急審次第而為之
令行禁止雷動山立東南郡邑守宰受縣聽令惟謹一時僚
吏莫不爭自激昂願以材自効譬猶營壘士卒一聞軍中號

令氣色罔不奮發其轉旋闔關之機所以為國家軍儲深
長計者固皆出于公之明斷而其從容贊相動遠機宜非賢
僚吏亦何能以處公幕下此陳景初君所以得事賢公卿之
道景初瑰瑋卓達雅有器局起家憲曹由蘇杭大府史遷漕
府所至皆以才能為長吏所信任聲稱籍籍久矣自國家
以海為漕渠水運東南之租賦每以春夏由吳門趨直沽履
洪濤如平地視萬里猶咫尺上而佩金符綰紫綬而為萬夫
長下而掌文書佐餽饌而居幕府者皆晏然宥于
皇靈之內雖有深涉之勞而無不虞之變蓋八十餘年于茲
矣及一旦鯨鯢悍然不安天常憑陵鼓盪風掀浪擲堅舟利
楫糜爛糞粉于狼狽之頃董漕大臣素以豪傑自命者顛躓

辟易蹙躑而無所措其剝衄亦甚矣繼其後者徒手以承其
弊春夏兩漕亦欲以時達京師非有明斷如公者紀綱乎其
上贊襄得人如景初等周旋乎其下則洪濤萬里無脛而欲
行無翌而欲飛亦誠不易矣然則平居無事人材若無與于
世至于倉卒之際利害叵測然後得人則濟非人則否噫中
流失舟一壺千金豈虛語哉今景初書滿將調闔外之勢視
漕臺益崇使移事漕長之道以事連帥折衝諮畫游及于有
餘之地則闔外之政亦運掌矣異日又移此以游外廷升
中朝莫不皆然則享榮名躋膺仕非景初而誰欤于其行也
吳之大夫士咸賦餞之屬余為之序

送哲上人序

吳門哲上人事其師學出世間法居城東祚真蘭若自刻甚清苦今年冬將挈餅錫之四方叅大浮屠以竟其學士大夫與上人善者咸賦詩壯行色上人吳人也吳為沃壤其俗喜事佛好施予佛之徒徃者飾宮廬崇塔廟有餘貲輒買良田厚積貯善貨遷以為常產不朽計蓋其習俗所尚非一日矣自兩淮用兵資糧器械百物之需取于吳者無慮十八九民力耗弊事佛或少懈而佛之徒亦方役者與其民奔走有司出賦稅以給公上閔之焉惟恐不及也是昔之所謂常產今適足以為患浮屠寶坊魚鼓不響晉平時累數百人為徒者至是皆相率引去祚真城東小蘭若爾其師弟子頽優游無事俛焉夙夜惟知有出世間法上人今將浩然四方游叅大浮

屠視去就若無毫髮世累者蓋上人之師弟子不求多于世彼為常產計者皆求多者也求而不知止患孰甚焉今四方名山具存而其藪林凋落亦如吳之所謂寶坊乎抑猶有昔時規矩弗墜也且向之特甚者莫如吳興錢塘吳門既爾則其他亦可知矣上人此行將何所適乎吾聞浮屠氏之法無中邊無彼此求之者無遠無近混物我于一等以虛空為法界然後不舉足而四方見前此古之游乎方之外者也上人不求多于世斯行也將無入而不自得尚奚以藪林之規矩墜為哉上人字古心其師則元明其號也

送陳希文北上序

人之厭江湖者則思山林厭山林者則思城郭居城郭者則

思游乎通邑名都以日充其所見聞譬猶魚之處池沼則慕
湖陂處湖陂則慕江海處江海則又欲脫鱗鬣生羽翰絕雲
蜺負青冥以達于寥廓而止焉京師士大夫之天池也士之
生乎斯世苟耳目聰明心志卓犖手足無拳孿之疾肩背無
偻倭之患賤不至于馬醫辱不至于奴隸貧不屑為販賈工
祝之事非詩書之言不習非禮義之地不踐非逢掖之服不
服非章甫之冠不冠言可以信乎朋友貌可以接乎公卿大
夫氣可以折衝乎樽俎才智可以効官使不于駿奔執事之
間乃可汗漫于江湖棲遲于山林浮湛于城郭居卑而處汗
局縮而偃蹇徒資詡笑于僕妾甚無謂也故必掘泥塗擊奔
颺左攀鱗右附翩翩焉揚焉翱翔乎帝鄉徘徊乎清都

如吾友陳君希文者豈不卓然瑰瑋之士哉希文之志則壯
矣願予與希文生同姓居同里學同業而年又相若疾不至
于拳孿而不得道希文以為先患不至于偻倭而不得從希
文以為後賤有甚于馬醫辱不翅于奴隸貧雖為欲賈販工
祝而不可得徒以服縫掖冠章甫居則誦詩書行則循禮樂
踽以自守俵而無徒其視希文去而折衝于樽俎奏効
于駿奔執事者殆猶斤鷄鼓翼蓬蒿之下而不知九萬里鵬
之一息也尚安敢語天池哉余不能俛首帖耳以徼幸天池
之有力者徒因希文行書以為賦

朱氏傳授醫法序

余觀古人以方術相授受多不苟扁鵲古之良醫也遇長桑

君十餘年而始得其禁方長桑君豈古愛方者哉徒欲授之
得人以活人尔昔宋氏渡江良醫之在中州者曰河間劉守
真氏戴人張子和氏真定李明之氏三家之學同出于皇帝
扁鵲而其用則有攻補之不同者蓋所遇之時然也宋末江
南之人惟羅太無氏之傳得其宗太無逮事穆陵國亡退處
民間未始輕以醫語人而人卒未有能師之者儒者朱君彥
脩飭躬礪行有古君子之風而尤好醫方術嘗讀素問而切
嘆曰此真戴道之書也願非通于儒者不能讀而醫固儒者
之事也古之號為良醫者皆有師今之為醫不必師徒守故
方以倖人之不死者非良醫也醫之無師久矣嗚呼吾安
忍為是哉乃發憤求師不遠千里走吳楚不可得復至杭有言

羅氏者君侯之累數十往不得見君因旦日往立于其門日
且暮不少動羅察其意篤始引見之與語大悅乃盡以三家
之旨告之并授之書且曰熟此可以活人矣君謝曰諾遂以
書歸讀之反覆玩繹上達于靈樞太素內外甲乙等書以及
百家罔不貫穿而得其精且微者積以歲月然後出而視人
之疾如是而生如是而死無不切中一時拘攸方之習者亦
因以丕變遂以國手名東南而三家之學不專于中州而君
老矣門人往往取其書乃披其歷試而驗者論次而筆存之
摠凡若干卷夫羅氏不輕以語人而君得之亦不易宜其信
之深用之精而其書又足以傳諸其徒而淑諸其人君與羅
氏視古人皆可以無愧矣余雖未及識荆幸因其高第弟子

趙君以德而獲見其書以德俾為序乃述其授受淵源之自
使學醫者不可以無師而得師尤不易云羅氏名知悌君名
震亨至正十五年正月甲子書

送韋道寧詩序

韋君道寧世為中州衣冠家由浙西憲曹辟為崑山常熟兩
州有能聲浙西部使者賢而荐之為福建奏差將行吳中大
夫士與道寧善者送之外有酌道寧酒而為之言者曰道寧
起憲曹執文書事兩州長吏所食升斗祿耳而獨以廉能有
聲為部使者所知蓋道寧讀書通古今為詩文爽々有風氣
啜菽飲水而牛羊之養弗問焉其素所蘊蓄者未易以淺近
窺也福建古七閩地秦漢以來始列中國今天下一家四夷

八蠻九貊百粵皆隸職方而福建七閩為江浙行省所統大
藩閩時為遠部使者職任風紀于此視道尤重蓋奏差古行
人之職也凡部使者有事于行御史府及中臺或四方各道
奏差悉主之非明憲度習文法善辭令飾威儀者不足以堪
此道寧之身憲曹則憲度明矣佐吏兩州則文法習矣讀書
通古今則辭令善矣而又將之以廉潔本之以孝敬是行也
吾見其右左部使者從事間以事使行御史府中臺四方各
道其周旋有禮進退有度應對從容中矩此皆其素所蘊蓄
者等而上之殆無施不可矣豈惟行人而已乎閩雖遠且阻
然方樂土道寧以賢辟能應固不敢以遠自憚亦不徒以土
為樂盛年勤王事脫身簿書從賢部使者為僚從皆父母之

所悅者于是華其行者咸賦詩以贈之屬余為之序

左丞潘射浮圖詩序

吳江華嚴寺大浮圖鐵索上不至顛者若干尺世傳金人渡江及宋人兩^西出師元兵南征過此皆射之歲久矢弊寺僧更設一矢以存故事上下二百餘年矣往來觀者相指視然則卒未有復出奇試抽矢以擬其後者今年夏中書右丞潘公統兵過其下時夜漏下幾刻月色朦朧見浮圖上矢影公異之乃頷左右取弓矢一發正中其顛舉軍皆賀且曰公天威也好事者競為詩歌以壯之夫弧矢所以威天下然天下不患無良弧矢患無善用弧矢者故無飛衛雖有燕角之弧朔蓬之筈不能以貫懸虱雖有蚡胡之竒肅慎之弩不能以穿

楊葉射不足以中戟牙雖有烏號越棘象弭綉質將見倉皇失措蒲伏剝衄且不暇尚何威之有哉吾故曰不患無良弧矢患無善用弧矢者耳今公位兼將相勇冠三軍其視飛衛養由基僅一藝耳將不足為公道然浮圖挿天聳若干仞雖素百發百中苟非天晶日明將不敢輒自出奇與昔人爭必中之鋒于上下二百餘年之間乃今按兵澤國彀弓持滿水光迷冥夜氣肅瑟公獨賈勇伸臂控弦一發而能自決命中使爭快觀之人服公為天威夫豈偶然也哉世無飛衛由基而公固善用弧矢者也昔南霽雲為睢陽乞師賀蘭不從因發憤射浮圖示必滅賀蘭天下至今義之今公豈扭于必中徒取以驚伏一時資好事者為美談而已亦示為國家必誅

無道而征不庭也宜天下聞而壯之謂非公不足以收弧矢
之利非弧矢不足以顯公之功公固不以功自居然天方用
弧矢足以威天下飛衛養叔既不可復作公其可不自愛乎
夫士有以忠信為甲櫓禮義為干櫓不操弓而隣國畏不挾
矢而四海威利倍于弧矢功顯于百發百中此周公之所吐
哺而公所宜為

國遠謀者余不佞敢與國人稱願之而公尚無以謙讓未遑
為也至正十六年六月既望序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陳惟寅字說序

豫章陳氏二丈夫子奉母夫人居吳門貧而善養曰汝秩字
惟寅者其長也問謂予曰吾名與字本乎虞書命伯夷作秩
之言蓋寅者敬也子幸為我序之昔唐虞君臣告戒之際反
覆丁寧不越乎敬而已方其命九官也自司空而降凡二十
二人其言敬者不一而足然至于秩宗則先之以夙夜惟寅
申之以直哉惟清終之以欽哉此三言者雖若專為伯夷而

發然推而言之則自洒掃應對至于窮心由修身齊家至于
治國平天下未有不以敬為本者也經禮三百曲禮三千一
言以蔽之曰無不敬故居則如對越上帝出則如見大賓坐
則如尸立則如齋行則如執玉如捧盈無時而不敬也近之
事親遠之事君內之于兄弟外之于交友入之于州里出之
于蠻貊舍其善其身用則顯其親無往而不敬也蓋敬以直
內則清明在躬伯夷以之交神明禹以之宅百揆后稷以之
播百穀契以之敷五聲皋陶以之明五刑夔以之諧八音以
至于垂于益于龍莫不皆然故曰敬也者君子所以成始成
終也彼受玉不敬晉侯之所以無後執幣不敬若敖氏之所
以滅將事不敬卻氏之所以亡受脤不敬成子之所以不反

嗚呼敬哉不可不務也惟寅年甚富行甚方植志而不回強
學而有文于其字非直美稱謂而已蓋將奉以周旋焉故余
申其義以序之詩云夙夜匪懈惟寅其尚懋哉

瞻雲軒詩序

吳郡金伯祥氏家故士族而好施予其以善士稱于鄉沒而
葬吳江久詠鄉之韓墅者伯祥之先君子也其改葬吳縣之
吳巷村內翰金華先生寔志其墓焉伯祥居松江笠澤門力
田教子益務以善世其家去韓墅僅數百武然水淺土薄
四顧皆陂田塗潦沮洳滲耒耜之洫牛羊之徑又出沒旁午
在五患之所必遷者也橫山在太湖上與郡西南衆山相磅
礴距笠澤不下七十里然土厚水深草木豐厚蓋樂丘也伯

祥始不忍委其親于五患之區及遷而得善地舍近就遠又非其所得已者每歲時祭掃啣哀茹痛踐霜露撫松梓輒徘徊不忍去嗟乎人子之于親所謂不能自己者蓋至此而後見焉既經廬墓傍以脩風雨又即其南堂為軒曰瞻雲是雲也即伏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之雲也河陽之雲親之所舍橫山之雲親之所藏古今殊時存沒異感然雲之所在親之所在也親之所在雖亡猶在古猶今也彼觸石而起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于天下無他亦和氣之所積爾和氣之積在天為慶雲為甘雨在人為忠臣為孝子唐有狄公猶天之有元氣也金氏世積善曾大父嘗舉進士金華先生曰引而弗替必有興者然則覽是軒而賦詩者豈直山川草木一泉一石之

勝而已哉力田足以追養教子足以厚本積之也久發之也厚先生之言其尚有徵乎詩凡若干首為之序者韋羗山人陳基也

送浦朝宗序

余嘗讀太史公書見其傳仲尼弟子獨子游為吳人蓋泰伯仲雍未逝吳時吳為古要荒之地其俗蓋可知矣及泰伯蟬蛻冠冕而以禮治之其後延陵季子又承其父讓流風春秋時觀其聘魯而聞樂審音而知政魯衛齊晉之大夫蓋未有或之先者迨至子游逝學洙泗比肩七十子之徒北面以事孔子而與卜子夏同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則吳之多士其所由來者久矣吾聞之學莫大乎近其人子游往矣其嘉言

善行見于孔門師友之問荅千世之下四海之內讀其書皆知有所興起况生乎其鄉者乎况絃歌其文學以教其子弟者乎此浦君朝宗之行君子所以樂為之道也夫子游之文學非今之所為文學也朝宗蓋嘗觀其論子夏之門人而求其本之則無之旨矣本者何聖賢大學之道所謂正心修身推而至于治國平天下者也子游之鄉寔惟海虞仲雍之墓在焉朝宗今受文學精舍之聘率其子弟出則從仲雍之遺民入則誦孔子之遺書而觀其師友之問荅先其小者近者大者遠者弗外焉則子游之文學其庶幾乎

西夏永年公勲德詩序

集慶古秣陵之地控挹險阻外連江淮內倚湖海自古三光

五岳之氣瓜分幅裂而經營四方者未嘗不恃此以為根本國家奄有六合方岳所在維蕃維翰而集慶尤為要會之地于是建行臺置執法由御史大夫而下設官視中臺控制三省綱紀十道任至重也自江淮盜起兵連不解資糧器械軍旅百需悉仰東南而東南所賴以為長城之勢者行臺之所憑藉如衣之領網之綱也御史大夫用是令江南等處行御史大夫西夏永年公由淮南行中書省平章簡在帝心特膺是

命時至正十五年夏四月也甫下車凡前政之不便民者悉起而更張之六月淮西寇渡江攻陷太平縱兵四掠潛趨集慶攻南門屬方澤暑官無見糧公晝夜申嚴約束躬擐甲胄

冒矢石誓戮力與城存亡賊因逡巡退縮相率引去秋七月
賊復至又敗之九月賊大至攻圍凡七日公身先士卒出萬
死不顧一生且戰且守賊鋒大剽先是淮西義兵元帥陳也
先率其徒衆渡江屯集慶城南之板橋行臺用言者計命也
先與官軍並征太平已而我師失利也先陷賊賊執其妻子
使為前驅務必取集慶也先素服公威信輸密款願擒首賊
以自効衆皆疑其詐公獨決聽之無惑下令官軍與也先內
外合擊遂生擒偽元帥郭張二人及其餘偽官甚衆殺死者
無算因乘勝逐北鼓行趨太平期旦暮克復而也乃為鄉兵
誤殺衆軍痛惜之分命訪其屍收葬且錄其子弟贍其徒衆
士氣復大振公沉默寡言寬厚有器識度量絕人年十五六

時出入帷幄輒負公輔之望二十三四出長饒州路惠政大
著民至今稱之不衰剔歷臺省出臨方面成大事決大謀雍
容片言無不敬服其在行臺風厲各道屏除姦慝凜凜大人
君子之風每軍中獻捷必面引俘囚詳錄之無赦者戮之脇
從者縱之復業民賴以全活者不可勝計嗚呼 國家承平
無事時公卿大夫無自可見一旦亡命之徒盜弄潢池掩我
不備所至披靡而公以元勳世胄獨當東南一面紀綱之寄
蜂蟻小醜乘機窺伺而能先之以威信申之以持重隱然長
城之勢自若也使秉 國之鈞端揆庶政所謂垂紳正笏不
動聲色而措天下于磐石之安蓋入則周公召公出則方叔
召虎非公其誰與歸東南大夫士嗟歎之不足而詠歌之者

在公特一事耳然舉一事而公經國大畧可以槩見此詩之所
以作也詩不可以無序于是乎書至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序

丁仲德歸養序

吳郡丁仲德氏以儒術緣飾吏事嘗游崑山幕府尋給事漕
臺雖浮湛薄書而能隨事委曲機括轉旋如駿馬在前輕車
在後而王良造父為之左右焉嘗因漕事至集慶龍灣鎮江
寧國嘉興諸郡咸為文以旌其能用是合漕臺官屬胥賢仲
德且欲廩之以祿任之以職而仲德固辭弗就或問之仲德
曰吾母老矣以朝夕之養從公卿大夫游得升斗之祿頷不
足以為吾母一日之膳耶夫祿者
聖世所以餼賢才非徒以養人之有親者也今吾賢不如古

人材不如今人而徒以母故不頷義而就之夫食人之食當
事人之事苟食矣而事或怠焉親之食其將吐之乎此吾之
所以安吾菽水之歡養雖薄不尤愈于吐之者乎君子聞之
莫不多仲德之善養而能言者皆賦詩以嘉之吾聞倚頓之
富侯王莫尚也至于養不如曾子焉季子之祿不下萬鍾曾
子委而不頷然後世未有以無祿議曾子者君子之養親苟
以祿則五鼎之味美于菽水曾氏之子其從季氏久矣仲德
束髮游州縣出入漕臺又幸有知己欲食之以祿常人之情
孰不藉此以為父母驩仲德獨計不出此而踴然以材不
及為辭蓋仲德之養不在祿頷母志何如爾以志養志此倚
頓之所以不及曾子也世蓋有善學柳下惠者丁氏之子其

殆庶幾乎詩凡若干首繫于左

此卷係詩中選之卷不五卷原由法四時以去其五以所
得不詳以以法六世中選國情不出以而說以法以法不
東安孫仲提出一書重又幸其味以法身以法身入之而
以法身五世之和夫王法小書內之干其法身入之而
干法而不國法出世未自以法身特法身于法身于法身
富而王真法也至干法不說曹子法身于法身于法身
莫不之申對之善卷也謂言皆官願法以法身之吾國新法
神以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
事人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
入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法身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一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送覺上人序

昔內翰袁文清公之歸老四明也章甫搢紳與夫佛老氏之
徒仰喬岳而瞻景星者慮無不登其門焉蓋其學問之博洽
議論之源委文章之雄且深蔚然師表一世而吾鄉覺上人
宗聖寔與及門者也公既厭棄人間世上人挈鉞錫西涉錢
塘聞大浮屠忻公嘯隱倡道金陵因不遠千里徃從之游方
是時中朝巨卿執法南行臺如濟南張公夢臣東平正公繼

學並慕晉宋王謝孫許習鑿齒之倫與支道林道安輩往來
文采之相輝聲詩之倡和亦一時儒釋流風之勝也哉上人
于是獲望其清光聆其餘論退而參之以儒墨博之以騷雅
間以所長簸弄風月陶寫性靈往為諸名公所稱賞始侍
故侍講金華先生黃公于錢塘會上人于金陵來解行李出
所作余從而諷詠之飄然有凌虛御風之意余故以心敬
而貌隨之矣未幾余從北方回寓吳門聞上人居錢塘佛寺
衣粗食糲晝夜修持甚力時長跪頂佛竟夕不寐其刻苦精
嚴如此回視向來罷精神雕琢世諦語言文字將厭悔且不
暇又安知世間所謂榮瘁寵辱為何如事耶今年夏上人來
自吳興年且六十矣與之坐道舊故語契濶乃知其徒強上

人主持廣化山而非其志也頃之尋還吳興微言以為別自
文清公以來數十年間諸老淪謝殆盡而金華先生亦不可
復作矣其門人賓客散之四方兵後相見亦有如我兩人者
乎上人始以文字為禪悅終以修持為義諦而又為其徒所
強主寺吾聞之安時處順古之所謂縣解也上人歸見吳興
陸使君吳別駕為我謝曰治郡甚勞苦如過從欲得詩僧齊
己之流信道原覺宗聖其人也至正十八年夏五月書

贈醫學提舉張性之序

先王設醫師掌醫之政令與冢宰之屬並隸天官歲終則稽
其所事而以十全為上其責亦甚重矣漢興史官論次百家
而李柱國所號醫家方術亦得與六藝之文並守于王官及

宋蘓長公輩論秦漢間得失引醫為喻而卒歸之于清淨天
下至今誦之近世河間劉氏戴人張氏東垣李氏二子者
作推明漢張大守之學上達于淳于公秦越人而卒折衷于
黃帝岐伯之書然其術不務為苟同蓋時之先後或殊人之
氣稟亦異治之之法譬諸行兵曰攻曰守未可以一律論也
夫江之南士以醫名家者宜莫盛于吳而劉李二三子之傳
亦莫盛于今日余讀怪夫公侯將相搢紳大夫與夫編戶之
氓無問智愚賢不肖凡語醫必曰張性之行省承旨拜官又
獨署性之為提舉江醫學俾掌醫政而守土官物議無不避
之者蓋以性之醫事稽之則其收全功于人者已非一日
矣今年夏行樞密斷事官淮南唐侯伯剛病劇憤懣舌本強

澁手足痺不仁或以為中風性之診之曰此痰蓄于中浸淫
于脉絡走注于四肢即宣失度天和老繆故病覺耳非中風
也法當理氣之理則非降調達憤懣自平如其言而愈蓋性
之用藥如唐侯之用法貴乎防未然藥貴乎治未病昔子
產治鄭孔明治蜀寬猛嚴恕酌時之中以防範庶民猶扁鵲
之伎隨俗為變以虞人之矢札也今性之治侯疾亦猶侯不
勁悍以徼一切之功不依違以徇難犯之勢視民所毒螫者
謹除而去之噫性之固難能矣唐侯亦豈易為哉蓋論病以
及國原診而知政此醫之善物也序而傳之豈徒以溢美性
之而已蓋將質之唐侯而與吾黨從政者揚擢焉此余之所
未敢以苟讓為也至正十八年七月丙辰序

送周信夫序

太尉府妙簡屬僚淮南周君信夫由行樞密斷事官經歷進
辟祿史至正十八年八月二日也斷事官夏侯仲信唐侯伯
剛旦日走樞府推吾黨而進之曰僕等辱待罪樞屬願所資
以辰入酉出後，馬日與攘臂乎桎梏納鑿間求所折以其
喪而不可以斯須或輟者周君也今引而升之三事之庭知
人之明則信無遺鑑矣然獄中有所可疑事有所未允是非
紛舛黑白混淆將何所認訣乎語未幾臨海陳基與經歷高
君元善都事王君敬甫謝之曰侯之言固當矣而或者猶有
所未喻也夫操黜陟以進退一世之人物者亦何容其心哉
亦曰公而已爾昔者信夫嘗以樞府祿與吾黨從事于平章

榮祿公矣其處心也恕其率已也嚴以鞠躬其趨事也整而
暇其執筆以疇庸議法賞必公罰必當殆權之于輕重度之
于長短規之于方員也文深而無害事修而不伐正色而不
可干以私及署經歷司畫諾俾羽翬侯昔不翅如左右手此
榮祿公之所信任而信夫之所奉以周旋者也今太尉以武
濟時以文經濟時以文經濟時以文經濟時以文經濟時以文經
國不愛玉帛輿馬招徠賢俊四方瑰奇之士聞風而至者相
望也列辟世僚乃有忠謹老成如信夫者譬猶國馬之在范
厩材木之產鄭林步驟中鳶和之音曲直適鈞繩之數而不
使之叅綠耳以聘康莊由豫章而薦宗廟不幾乎潰遠而賤
邇徇其名不赴其寔乎况馬蹄可以踐霜雪歲寒然後知松

栢此掾史之辟其屬任有重于經歷者故不暇為侯等計也夫物理有輕重人事有長短應務有方員執權度規矩之中而將之以嚴恕濟之以整暇信夫其有彼此之間哉泰之初九拔茅連茹以其彙征吉伯樂在前侯等不能私信夫不能而強留之矣匠石在後信夫行有待于諸公也侯曰子之言辨矣宜述以為序于是乎書

西湖書院書目序

杭西湖書院宋李太學故址也宋渡江時典章文物悉襲汴京之舊既已裒集經史百氏為庫聚之于學又設官掌之今書庫板秩事也德祐內附學廢今為肅政廉訪司治所至元二十八年故翰林學士承旨東平徐公持浙西行部使者節

即治所西偏為書院祀宣聖先師及唐白居易宋蘇軾林逋為三賢後為講堂設東西序為齋以處師弟子員又後為尊經閣之北為書庫收拾宋學舊籍設司書掌之宋御書石經孔門七十二子畫像石刻成在焉書院有義田歲收其入以供二丁廩膳及書庫之用事達中書扁以今額且署山長司存與他學官埒于是西湖之有書院書院之有書庫寔昉自徐公此其大較也由至元迄今嗣持部使者節于此者春秋朔望踵徐公故事未之或改也獨書庫最屋地板缺或有所未備杭民好事者間以私力補治之而事不可繼至正十七年九月尊經閣壞書庫亦傾圮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魯力而新之頌書板散失埋

沒所得瓦礫中者徃，刈毀蠹損至正二十一年公復釐補之俾左右司員外郎陳基錢用董其事庀工于是年十月一日所重刊經史子集欠缺以板計者七千八百九十有三以字計者三百四十三萬六千三百五十有二所繕補各書損毀漫滅以板計者一千六百七十有一以字計者二十萬一千一百六十有二用粟以石計者一千三百有奇木以株計者九百三十書手刻工以人計者九十有二對讀校正則餘姚州判官宇文桂山長沈裕廣德路學正馬盛紹興路蘭亭書院山長凌雲翰布衣張庸齋長宋良陳景賢也明年七月二十三日工竣飭司書秋桂杭府史周羽以次編類藏之經閣書庫秩如也先是庫屋洎書架皆朽敗至有取而為薪者

今悉修整既告完公俾為書目且序其首并刻入庫中夫經史所載皆歷古聖賢建中立極脩己治人之道後之為天下國家者必于是乎取法焉傳曰文武之道布在方冊不可誣也下至百家諸子之書必有裨世教然後與聖經賢傳並存不朽秦漢而降乞唐至于五季上下千數百年治道有得失享國有短長君子皆係乎以為書籍之存亡豈欺也哉宋三百年大儒彬々輩出務因先王之跡推而明之其道大著中更靖康之變凡詩書禮樂百王相沿以為軌範者隨宋播越流落東南國初收拾散亡僅存十一于千百斯文之緒不絕如綫西湖書院板庫其一也承平來士大夫家誦而人習之非一朝一夕矣海內兵興四方騷動天下簡冊所在或存或亡

蓋未可知也杭以崎嶇百戰之餘而宋學舊板賴公以不亡
基等不敏亦辱與執事者手訂而目校之惟謹可謂幸矣嗟
乎徐公收拾于北南寧一之時今公繕完于兵戈搶攘之際
天之未喪斯文也或尚在茲乎序而傳之以告來者不敢讓
也至正二十二年八月丙子朔序

弔徐孝節先生序

至正二十二年歲次壬寅臨海陳基辱與桐川錢用壬俱以
左右司員外郎待罪江浙行中書秋九月同叅平章吳陵公
軍事于淮陰冬十月十五日同率僚友出郡東門行三數里
謁古宋儒先生節孝徐公之墓偕行者江浙行樞密院斷事
官秦郵盛元輔行樞密都事淮南楊鼎江浙行中書通事西

夏王相嘉世禮掾史吳陵楊楫洎淮南行中書照磨維揚劉
惟敬寔在焉時城事甫解嚴積雨新露霜氣清肅周視原野皆
遺燹廢壘異時農村漁市樵溪牧徑與販夫賈豎相往來通
有無貿易者四境皆是也今鞠為丘墟平陽彌望坡陀起伏
皆殘阡敗塚狐兔出沒無禁古今陵谷變遷不知更幾亂離
其生食厚封都顯爵建牙樹旄以富貴夸當時沒以戾王公
卿禮葬者不知幾人矣百世之下頌獨前代一老儒先生丘
墓所在匍伏載拜奉牲酒薦享如弟子北面事其師然恐後
荒村莽蒼間斷碑將仆相與走其下藉草聽誦三復歎歎不
能休止有感慨泣下者日且暮各上馬歸明日相見猶嘆息
不去口好事者形之詠歌得詩若干首屬余為之序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二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序

程禮部文集序

文豈易言哉 國家混一百年能言之士莫不各以其所長
馳騁上下以鳴太平之休風求其雄深奧衍跌宕超軼敷之
訓謨發之聲歌自出機杼與漢西京唐元和宋慶曆以來諸
作者爭衡千數百載而天下文章為之丕變則蜀郡虞公豈
非偉然命世君子哉當是時豫章揭公亦以其峻潔之詞更
相振耀海內爭師宗之並稱曰虞揭而文章之盛極矣至元

重紀元之初余至京師虞公已退居田里久矣幸辱拜揭公而與其賓客者游故禮部員外郎新安程君則虞公之所雅敬而揭公所畏厚者也君盛年時挾所有客京師介然自持不苟務造請居窮守約人所不能堪而未嘗一日不鑽研六藝細絳百家漱滌刮磨與古為徒蓋性能而好之篤如此非直事剽竊街華藻以馳騫聲勢而已操筆入館閣得官殊不以崇卑利鈍為念雖仕而貧益甚至於文章則二公賓客概莫能與之爭鋒余嘗評其文如泰山之松氣凌青漢天風夜驚萬籟並作側耳聽之猶季札適魯而聞雅奏莆田陳公衆仲以文章名世亦以吾言為然使言黼黻太平以傾其所長殆百鳥之孤鳳也然饑寒困頓三十年來局守如一日而

介然不苟之風與詞俱厲不少衰年踰指使甫入直翰林教國子生拜南行臺監察御史擢禮部為尚書郎方將頡兩制大其聲音以鳴其未鳴者而君老矣間奉使江南欲解圭綬還

朝廷求先人墓廬為首丘計而道梗不能歸竟客死錢塘西山之僧舍余往弔其喪且臨壙哭之曰天能窮其身而不能使其文不工能使其道不大行于世而不能使其文不傳嗚呼悲哉先二十余年余哭莆田于京師今君之沒又哭之斯文之緒豈遂終絕也哉門人張吳同里且親收拾遺稿會粹為三十八卷與同門臨安胡世顯校正刊之以余屬有忘年之誼俾為之序君名文字以文自號黟南生云至正二十二年

十一月丁未序

孟待制文集序

國朝之文凡三變中統至元以來風氣開闢車書混同搢紳作者與時更始其文如雲行雨施霽霈萬物充然有餘也延祐初繼禪之君虛己右文學士大夫涵煦乎承平鼓舞乎雍熙誓以所長與世馳騁黼黻皇猷鋪張人物號極古今之盛然屬金石以激和平之音肆雕琢以篆忠厚之璞而峭刻森嚴殆未易以淺近窺也天曆之際作者中興上探詩書禮樂之源下泳秦漢唐宋之瀾擺落凡近憲章往哲緝熙典墳光映日月登詩清廟氣凌騷雅由是和平之音大振忠厚之璞復還其用力也如蘭相如抗身秦廷全璧歸趙嗚呼其難矣

哉今翰林待制孟君砥礪成均激昂文圃于斯時也固已步趨延祐之轍而先後之矣乃敷歷臺省左章右程問其職則補缺而拾遺也詢其業則稽古而立言也人方役我獨熙熙衆皆碌我則于于奉其所謂忠厚和平者網繆于詩書周旋于禮樂浸淫于秦漢優游于宋唐身勤而詞愈修跡隆而業益專髮改而志彌篤雖刳以兵戈弗變也噫其用心亦精矣文章與時升降故氣勝則野詞勝則巧要非人之所能為也天也今孟君文棄峭刻而就和平却雕琢而趨忠厚倬然于三變之後抒不野之音含不朽之璞若固有之充是道也吾知其全璧而歸無惑矣詩文摠若干首分為若干卷序而存之以伺知者君名昉字天暉西人也至正十二年十一

月乙未序

金陀粹編序

宋高宗承祖宗之緒雖間闕播越退保江南然與漢光武不階尺土者異矣而靖康之敵又非新室赤眉之比南渡將相肺腑(牙瓜)之臣亦非若曩時馮異仗劍而崛起者加以重熙累洽漸摩浸漬淪膚決髓垂二百餘年一旦兩宮蒙塵宗社為墟中原父老日夜歔歔思宋不滅三輔至光武徒步南陽左袒一呼盡復高皇帝舊物其故何哉蓋光武知人明見萬里而高宗舉聽于權臣故回溪之敗馮異之罪小朱仙鎮之捷岳飛之功大光武不以一挫之失忘遠圖故異卒以再造之功興漢室高宗不能因戰勝之鋒用岳飛而徇主和之議

任秦檜故以恢復自任者適足以媒嫉妬之口以忠貞許國者卒無以逃煅煉之禍夫所貴乎中興之主者不以其能雪父兄之恥光祖考之烈乎今舉垂成之業而棄之使馮異君臣專美于千古岳飛父子含冤于九原此孝子忠臣所以讀金陀粹編者未嘗不為高宗恨也飛父子沒二十餘年孝宗受禪其孫珂始以籲天辨誣錄詣闕訴上由是詔賜岳飛墳廟復爵位頒贈謚錄遺孤時高宗為太上皇猶及見之吾意其北望舊都必恨不誅秦檜以謝天下嗚呼已無及矣是編摠若干卷今江浙行中書平章政事兼同知行樞密院事吳陵張公命斷事官經歷吳郡朱元祐重刻之且曰西湖岳氏故第也宜序而藏諸至正二十三年三月甲子左右司郎中

臨海陳基序

飛雲樓詩并序

浮光王君季野由其先公叅政 賜第吳門羣公子幼學長
娶不出吳境而季野別業于是有在笠澤者矣叅政公官業
焜耀事親尤盡孝季野蓋克省之故游釣所至輒不忘其親
此飛雲之樓所由作也予家天台少以貧賤走四方每東望
白雲則興狄公太行之思恒竊歎曰狄公社稷臣也吾何為
者乃妄自擬狄公尋復自念古今賢不肖窮達雖殊然人子
之于親寧有二耶乃奉母來吳名其室曰白雲山房季野翩
翩貴介碩能折節好學日與布衣韋帶之士將不以予之無
似既辱與之交又數要予登其樓以共適其適江湖之際上

下一色相與躡雲根栖顥氣而洞庭之峯巒姑蘓之臺榭皆
在指顧中親庭一舍蓋可朝往而夕返也未幾季野北游京
師予亦沂河雒上嵩岳過秦漢之故都訪聖賢之遺跡復自
鄭浮孟津道河內踰汲郡達燕趙與季野會炊不暇熟又與
度居庸出雲中涉涑水抵上京較其所歷亦可謂遠矣平生
故舊獨吾兩人相與閑為休戚閑山蕭條僕馬憔悴而心神
夢寐未始不與白雲時往來于勾吳中也去年冬予還山房
今年夏假館笠澤而季野方備宿衛于內庭仰清塵于警蹕
蓋未暇相從于某丘某水之樂予每獨與其實客一二人登
其樓挾飄風于廖廓撫夷曠于川原而季野之英標逸致宛
在肩曉間蓋予與季野齒同志同道又同而去就有不可得

而苟同者則亦各安其所遇爾乃為賦飛雲樓詩一章以自
見且書以寄季野使亦知予登臨而有夙昔之思也詩曰
樓君何所曰惟雲只予也何思曰惟親只我居我處與雲上
下朝吾出游夕返親舍雲乎天飛子也中路顧瞻山河蒙犯
霜露匪雲則飛寔心之馳匪心之馳寔親之懷我登高丘望
彼遠海歸歛親庭胥樂壽豈

安素堂詩序

安素之時義亦遠矣日月五星安素而麗乎天河岳丘陵安
素而麗乎地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安素而麗乎人日月
五星以明為素河岳丘陵以靜為素君臣以義父子以仁夫
婦以別朋友以信為素日月五星安其素則天道清河岳丘陵

安其素則地道寧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安其素則人道順
苟日月而薄蝕五星而失次河流而逆岳鎮而或動丘陵而
變遷君臣而疑父子而離夫婦而亂兄弟而乖朋友而詐則
天變于上地變于下人變于中甚矣素之不可以不安也方今
聖神在御賢能在職五典從而百揆叙三光明而九土平君
子于是退而盡曾閔之孝修鴻臚夫婦之敬篤夷齊兄弟之
讓敦孔子之產叔牙夷吾朋友之交熙焉怡焉安其素
于中和之天如金君伯祥其人者亦可謂太平之良民矣易
曰父父子子夫夫婦婦兄弟兄弟而家道正又曰君子思不
出其位是謂安其素也天台陳基升其堂而樂之乃作詩曰
莫高者天日月麗焉莫厚者地河岳位焉俯仰宇宙惟人寔

恭之厥有恒德是以為秉夷君子之蹈斯曰安素以家則齊
以國則治爰築我廬爰葺我室以敦我宗族以樂我嫻戚爰
樹我桑爰藝我稷以製我衣褐以供我酒食天之與我惟曰
有常分聖亦有言遐世而無悶匪高曷以覆匪厚曷以載庶
幾夙夜永底無悔

息耕亭詩序

余讀豫章鄭士亨氏息耕亭記見君子有高世之見焉士亨
篤學力行為文章一本于古使出而鳴國家之盛則其志
之所存豈不美哉今退而耕于野艾蓬蒿芟藜藿為亭以息
其勞朝則服田事夜則誦詩書六藝之文以求周公孔子之
道而其自附古人猶有取于擊壤翁嘻翁固高世之士也哉

吾聞后稷之治稽弗豐草薙稂莠去蝨賊然後苗之發者堅
秀者碩而秋之獲富焉士之于道也亦然斥申韓弗豐草也
距楊墨薙稂莠也排老壯去蝨賊也于是禮以耕之義以耨
之而人情之田斯闢矣士亨之治稽不戾于后稷則其于道
也固擊壤翁之道矣余未能為士亨究其說爰賦息耕亭詩
歸之詩曰我耕于野穠之藂之我田既臧我苗日滋爾稂
爾莠爾蝨爾蟊我不務去為苗之賊我田既登我稷惟馨維
春維秋以嘗以烝維我百穀匪種曷獲維我百骸匪勤曷息
勤之以時息之以所式歌我詩以御田祖

送脫惟恭政詩序

恭政元鼎公以勳戚世胄折節講學江漢間與田畷韋布之

士角藝有司擢高第以為于國蔚然以文學政事名當世
由州縣歷郎署積官位執政皆在江西省用兵以來親與士
卒同甘苦凡十閱寒暑文武忠孝精敏絕人至正壬寅冬十
一月余入京師道由淮楚獲納文下執事終日論談非古今
理亂則政事得失溫乎其容藹乎其言秩之乎其有源委也
將四方且老矣辱知公卿亦不為少獨恨見公之晚山東
寇賊告平公買馬束裝治行甚遽，惜其去不敢畱因賦詩
以致其思詩曰 相見各云遲相別何太遽依，淮陰郭望
望山東路山東路已平萬里接神京衣冠朝鳳闕雁行皆弟
兄故舊驚還喜華髮今如此畱得寸心丹歸來奉
天子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三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雪齋記

顧君進道讀書笠澤之上而謂余曰吾幸為太平之氓獲于
耕釣之餘從事某丘某水之樂而所謂卉竹禽魚凡以資
耳目之玩者子嘗執筆而賦之矣今吾即所居東徧築室曰
雪屋宗察不斷尚樸也丹雘不施尚質也覆而為宇環而為
堵疏而為牖密而為奧皆飾以聖者尚素也入吾室者冕然
如積雪之朗于目焉因以為名者尚白也然未有為之記者

敢復以煩執事者可乎夫雪之時義亦遠矣詩詠之春秋書
之風人賦之慮無不極其旨而子也又何以加焉顧惟進道
寔吳巨族環溪而居甲第相望故家喬木之下孰不以華侈
事尚之而其寒暑昏旦所恃以為藏脩游息者曾不以雕斲
丹雘為美而上棟下宇專勝于桐軒藥砌綠陰翠雨之中者
不過曰樸曰質曰素曰白而已至比物興喻又獨取于玄冬
之雪吁何所尚與人異哉况鳴玉紆朱乘堅策駿上可以狎
聲勢于王公下可以夸光耀于閭里進道皆不屑為之而淡
然一室恬退偃息章甫逢掖之與俱雅歌素琴之是適其貞風靜
操殆將蟬脫渾濁而與詩之所詠春秋之所書風人之所賦
者歸潔于歲寒而後已其視同流合汙淟忍淪胥而不知返

其初服者若將浼焉又豈可以同日而語哉此其所謂雪屋
可以觀進道之志矣吾聞有道者之端居也無所待于外而
虛室主白焉進道蓋嘗與有道者游尚何以予言為哉

愛日堂記

松陵于和仲躬耕以養其父母余友錢君伯行題其所居曰
愛日堂且徵予文以記之昔者楊雄氏有言事父母自知不
足者其舜乎不可得而久者事親之謂也故孝子愛日美哉
乎何其言之不詭于聖人也夫天下孰有親于父母而戚于
人子者乎然父母之言有喜有悞而人子之心則有喜有不
幸焉故曾子之善養志者能知其不可復者而先施也季路
之興感于風木者欲致養而親不待也與其富貴而不待孰

若貧賤而先施此孝子之心所以不能自己也蓋往而復來者日也衰而不可復盛者人也往而復來者無紀極衰而不可復盛者猶頃臯此則百歲之中無非可愛之日一日之內無非致愛之時推是心也人皆有之聖賢獨先得其所同然耳彼具聖賢所同然之心而弗知踐焉不有其身者也不有其身者自暴自棄者也今既不甘于自暴不安于自棄而又遭世承平安居畎畝出不馳騁于王事入克承歡于朝夕上棟下宇俯仰具慶而溫清滄漣之職無慊焉世之仁人君子得全斯樂者蓋鮮矣和仲抑何其幸欤然天下之幸不能以久居人子之心不可以不惧知惧然後知愛然後知不足此楊雄氏所以善原聖人之心而錢君又善私淑于楊氏而錫

類于和仲也吾聞顏淵之孝勝于猗頓含淑蘊絮美于紆朱佩玉和仲其尚勉哉

崑山州重建城隍廟記

江南既入職方而崑山為吳雄邑元貞初縣升為州皇慶中徙治太倉而城隍之神寓祠于興德廟延祐丙辰夏旱判官馬祥禱雨輒應乃改寺之海寧寺經藏殿泰定甲子達魯花赤道僧始為建廟然亦草創而已至正丁丑史戾元章來蒞是州首恤民隱均賦役嚴聲條暮月之間威肅惠溥凡前政號為難理者戾皆優為之而崑山之治遂為江南之牧稱首于是大新孔子廟修州治增創常平預留之倉皆不勞民而事集爰相神宇圖改作而州人顧瑛以故衣冠家畊隱界溪

之陽人以長者稱之知侯之意則忻然以廟事為己任蓋十
年前瑛嘗夢于神接神語之曰歲在揖提龍御于斗必有良
牧武康式阜吾宮當大汝其左右汝尚識旃及是造符所夢
然則廢興之故神明固已定之久矣先是州治之前無正路
侯乃除地為平橋以通車馬之往來而廟故在州之東南地
既湫隘制亦卑陋乃更擇地西南卜日以遷焉度材鳩工經
始于至正十年 月 落成于 月 前為正殿後為
寢室棟宇窈如門廡翌如昔所未備今皆完美神明所居于
斯為稱摠為屋若干楹而所費一出于瑛焉州人士因爭持
牲酒來享且曰五州非齒之庶貢賦之夥甲于郡而地瀕大
海風檣浪舶出沒島夷舟服之境朝發而夕至寔要害之地

也今天幸賢惠侯既飾署居以衛我復興學校以教我蓄義
粟以活我吾方恃侯以為金城湯池而侯顧以金湯之固神
而明之式佑民社垂休無窮鄉之善士又克聞義而起趨事
如歸是使我父兄弟世世依神以徼福者悉侯之賜也乃
相與代木徵余文以為記予聞城隍之神肇自吳越其來久
矣崑山由縣陞州且徙治要害地神之為祠宜不可緩然上
下數十年而始大興于今豈非廢興之故神者定之已久而
史侯之賢不獨生民是依而神者亦從有賴乎史侯為州設
施次第要為審所重輕者然廟為役最巨而瑛也獨任不煩
公私而成之速工之美若此蓋上以善勸下以善應上感
孚之理固自有不可遏也史侯善政可書者不一茲得叙其

繫于廟者如此是歲庚寅 月 日記

虛齋記

有為黃老之學曰虛空者莫知其為何許人也或見而難之者曰夫積氣為天風雨霜露寒暑皆天也積塊為地山川丘陵草木皆地也人具百骸九竅以屈伸呼吸乎兩間殆與積氣塊同類耳果何以獨為虛乎虛空曰嘻若何言之悖乎夫人圜形于兩間固無異于山川丘陵草木也其所以屈焉伸焉呼焉吸焉于其中而能與造物者起鴻蒙混希夷游于太無之家而周流于風雨霜露寒暑之表者蓋必有神而明之者矣神而明之者何虛以待物者也故曰惟道集虛此吾所以齊其心乎此吾所以一厥志聽止于耳心止于符乎此吾

所以虛室生白其猶日月星宿之有光耀于積氣之中者乎是道也顏氏之子得于仲尼者也莊周氏所以浮游乎人間世者也君何言之客唯々而退虛齋子亦儻焉不知其所在或云匡廬道士有曰于太虛者世傳以為將家子好俠任氣有口辨能文章于書所無不讀自以為才高不為世用遂着道士服為黃冠師往來吳越最為玉山隱居所知吁此豈即其人非耶予聞其言之合于道也故錄以記

思順堂記

吳郡袁氏居長洲之蛟龍浦者世為衣冠之族與吾友者曰可立寔能以勤儉好學自振先人之廬悉以讓其昆弟而自卜築吳江之同里奉母氏居焉既名其堂曰思順又屬予發

其義以說之昔者孔子繫易至大有之上九曰天之所助者
順也人之所助者信也履信思乎順又以尚賢也是以自天
佑之吉無不利也蓋上九處大有之極而能下從六五君子
象之則克以盈滿為戒謙退自將况天之所助恒在于崇善
而崇善之至人莫大于尚賢乎且君子居大有之時因當用
其剛明之德出時過惡揚善代天工養庶類然非大車以載
如九二公用亨于天子如九三匪其彭如九四厥孚交如
九五則不若初五之無交害上九之自天祐也今可立以穎
拔之資駿發之氣使其明目張胆高視濶論如名駒利氣得
以折衝馳騁于大有為之勢則其才足以任重忠足以守節
謙足以制盛孚足以交上下昔人所以駕輕車就熟路遇盤

根錯節而鋒不少對者非若人之徒歎乃今遠去江湖卜居
清曠蓄書過百城樂與賢大夫士攷論前言往行以奉親教
子為務察其心之所思殆將仰獲助乎天跡其身之所履又
將俯獲助于人斯堂也蓋所謂固忠厚以為基闢仁義以為
戶樹禮讓為墉廣孝敬以為奧守之以恭儉持之以悠久而
積善之慶庶幾日與父子夫婦兄弟周旋于壺闥之中天且
弗能以奪之而况于人乎然有大者不可以盈故受之以謙
今可立既克以大有而作室其子復知以謙為肯構則思順
之澤如水之有源其來也孰得而禦之乎詩云樂只君子保
艾爾後又曰子之孫勿替引之是為記

夷白齋稿卷之三
記
春暉樓記
吳郡崑山之界溪有園池曰玉山佳處隱君子顧仲瑛甫之
別業也山之西為草堂山之北為春草地跨池為屋以葺法
書名畫如昔人之舫以上構重屋曰春暉樓與所謂湖光崑
者相望日率其子若孫為壽于其親畢輒與賓客沉吟六義
賦詩以適登臨之趣嘗誦唐貞曜先生孟郊氏游子吟而有
感焉既以春暉名樓又徵予文以為記嗟乎世之難遇者太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四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記

春暉樓記

吳郡崑山之界溪有園池曰玉山佳處隱君子顧仲瑛甫之
別業也山之西為草堂山之北為春草地跨池為屋以葺法
書名畫如昔人之舫以上構重屋曰春暉樓與所謂湖光崑
者相望日率其子若孫為壽于其親畢輒與賓客沉吟六義
賦詩以適登臨之趣嘗誦唐貞曜先生孟郊氏游子吟而有
感焉既以春暉名樓又徵予文以為記嗟乎世之難遇者太

平人之至樂者具慶故風人之嘆恒不足于所遭而天下之情莫不願于逮養彼還堂層軒迴廊復館與夫珍禽異卉世之好事者皆可以力致至于俯仰四世具慶一門行無羈旅之思居有園池之勝極天下逮養之樂無風人不足之感此殆非人世之所能必者雖萬乘之卿相不能強而致也然則太平之士如仲瑛者亦可謂遂其心不違其志矣而登臨容與頌猶有感于春暉豈非愛日之心自知不足者乎然是樓也廣不四楹高不十仞近則綽阜之坡陀馬鞍之齒萃遠則海虞之綿亘楊城之巨淵與夫洞庭陽山朝光暮景出沒變化凡為其賓客者皆執筆而賦之余獨推本名樓之義而為之記至正十年十一月甲子也

佩韋齋記

吳興鄰九成氏以瓌瑋博辨游公卿間而其為詩清峻粹密有作者之遺音焉嘗自以狷峭思所以懲艾而思夫書紳之義者其要莫如緩乃即所居闔室為齋曰佩韋孟尚志西門氏范菜蕪之所以垂休千古者也以余辱有一日之雅俾為文以記之予聞之目短于自見故觀面者必以鏡智短于自知故正己者必以道人受天地之中和以生性固無不善也然古之君子身必佩玉物必有銘亦以氣稟之或拘而所以謹其非僻之入必托物以自儆也然則西門氏之佩韋其猶正鬚髮者之于鏡乎抑柔不茹剛不吐仲山甫之見稱于尹吉甫而寬猛相濟孔子之所以善鄭子產者乎君子亦中庸

而已非特遠云乎哉况思無邪者詩之善言也溫柔敦厚詩之善教也九成蓋將優游詠歎而有得夫六義之旨宜邇之事父遠之事君無適而不得性情之正而托物為鑑顧猶有待于韋則其所以兢乎擇地而趨而敬以為輿恂乎捫舌之規而禮以為樞其于言行悔尤何如哉嗚呼西門氏之為莫欺范萊蕪之貞節絕俗固百世之賢大夫君子也前志有之以長續短以有餘補不足九成以之因書以為佩韋齋記

存存齋記

沈君仲說隱居于吳會畊學于笠澤廬于陳公之原而以名其室曰存存齋蓋取易大傳之語而陳公原之廬樸而不陋

簡而有容覺不加彫椽不加斲而室之制具焉蓋沈氏世有詩書之澤而其先隴所在土厚水深松柏蒼蔚斯齋也在墓之左環以流水繚以林麓遙岑綠野星拱繡錯而歲時霜露之感油然而于寒泉風木間仲說曰子盍為吾記之蓋予屬在賓友之末嘗執卮酒為祖夫人九十壽及夫人壽終仲說持承重之喪于此又嘗即其處而弔焉俛仰生事死葬之際敬養隆而哀禮盡仲說所以培其本而濬其源也非一日矣且成性存存道義之門聖人贊易之辭釋之者曰知禮存性而道義出蓋學以知之知也孝以履之禮也性由此存道由此出而行之皆造于宜吾概于仲說事親之始終見之則于斯齋也可無言乎噫以簡樸之室廬居深厚之水土仲說所以

永孝思也以存之之聖謨承詩書之世澤仲說所以垂後昆也後之人慎毋以華易樸以繁易簡則存之餘澤未艾矣是為記

靜遠齋記

吳門于正夫少習醫方術其壯也遂以醫名世搢紳大夫多其慎于術也頗其扁曰靜遠齋人因以靜遠稱之成都府判官浮光王季野甫由其先公恭政賜第于吳因家吳中尤折節與正夫游且屬余為文以發明靜遠之意而記之夫所謂寧靜無以致遠諸葛武侯戒其子以修身養德成學廣才者也百世之下讀其書者至取其言以為學者之標的吁豈不美哉正夫醫家者流其為務非必修身養德成學廣才而名

其齋者顧有取于靜遠之義豈有說乎蓋聖人立醫掌醫之政令而與天官冢宰並列于周禮其事則出于宓戲神農黃帝其書則存于太素靈樞皆古聖人仁民愛物之仁心所寓也以五味五穀五藥養其病以五氣五聲五色尊其生診之以九竅之變參之以九臟之動此豈恬慢險躁者之所彷彿哉故必靜以致之精以研之而後深且遠者可庶幾也吾聞上醫之國其次醫人又聞之達則為良相不達則為良醫三代而降以良相而醫國者武侯也以良醫而活人者扁鵲也武侯以道靜以修身扁鵲以術隨俗為變昔者庖丁好道而進乎技使正夫之以術亦猶庖丁之治牛則其于道其庶幾而扁鵲乎何有因書以為靜遠齋記

梓軒記

吳郡徐君孟達東塾之南堂有樹曰梓因名其軒曰梓軒昔孟達之先外舅陸君靜遠以儒起家為徽州路學教授東塾乃其釣游之處也是樹也余蓋見其手植俛仰二十餘年其拱把者忽櫛蔚然數十尺矣夫梓殷人尚之詩人詠之周書以之命篇周禮以之命工夫豈以其為本之三其材貞其質堅而不剝乎是故為棟梁則可以營都邑建明堂為琴瑟則可以奏韶武薦郊廟然非遇夫良工則亦操斧過之而弗顧也吁梓之時用亦大矣且始也吾與公游而見其萌今也吾與公子若婿游而見其長使雨露之養充遂乎其天培植之功不戾乎其性則其堅實美澤益壽且擊世有經國如梓材辨

器如梓人且其貞且不剝者或者不與樗櫟同棄于操斧之手亦未可知然棄與不棄物之幸不幸也吾獨愛其春而榮夏而茂秋而落冬而寔而吾與二三知己鳴琴讀書于此庶幾充然若有得于生物之妙者則前人之封植以庇其本根豈直所謂無忘其角弓而已哉詩云維桑與梓必恭敬止因為之記使後之人知其植之自至正十一年冬十月也

貞吉齋記

吾友陸養正飾宴休之處于寢室之側西東為戶北南為牖中設匡牀而屏其東琴書圖畫筆筭茶灶古玩好之屬叅差羅列而嘉木之植曰榴曰橙橘敷榮秀寔無不可愛蓋室雖不廣而其資以為藏修游息者無一不備以余屬有一日之

雅但審其義而扁之余以為養正之名若字皆出于易象之
頤是齋也宜頤曰貞吉養正曰善因屬余記之夫易之言貞
吉也蓋不止于頤盈天地之間凡有血氣者莫不有待于養
而聖人寔裁成輔相而左右之故頤之道在于節飲食慎言
語夫飲食以養體言語以養德其事似小而所係甚大君子
之所以節且慎者欲其所養皆歸于正也已正則及于物者
無不正也已此頤之貞吉所以為可也且物畜然後可養
故受之以頤今養正之所恃以為飲食男女百物之需者皆
前人之所畜也前人之所以遺養正者豈徒充口體悅耳目
宴安其起居而已哉養正于此誠能鼓琴讀書詠歌古今以
師其德義左圖右史想像古人以法其儀型而其動息節宣

無適不由于正則所謂貞吉者將日周旋于飲食男女言語
行住之間而前人之所語引而勿替而其所以自養者又可
推以及人矣夫吉者何福也劉子曰能者養之以福養正其
尚勉之若夫推明震下艮上之義以告之則余既為之序矣
不復贅也至正十一年甲子記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五

記

蓬萊山房記

余嘗登越之蓬萊閣誦唐人倡和詩碩瞻徘徊俛仰千古而其山川之清美風氣之淳古猶有勾踐之遺風焉蓋其服田于野采樵于山修楔于水濱放舟于湖上渴飲而饑食優游以卒歲雖海上之神仙不是過也而其邦之人朱子安氏碩携妻子挾方術賣藥于吳會一室之內左靈樞右太素匡牀曲几琴瑟在焉入其室者殆不知在闕闕中因扁之曰蓬萊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山房蓋不忘其土者人之情也然古之良醫或在齊在趙或在周在秦亦曷嘗一日安于其土哉子安之去越寓吳亦將隨俗為變而其家多禁方煉金石草木為丹劑足以起人之疾却人之老或謂其遇異人授其幽詮秘笈不死之藥蓋亦不可知也雖然吾聞皇帝侯人之館寔在越中徐市之流徒駕樓船望弱水瞻瀛而忘返而不知有道之士乘雲氣御飄風往來于人世間久矣子安誠幸遇之而得夫秦漢所未有之書方氏所莫致之藥亦豈其所得私哉蓋亦獻之天子使斯世胥躋仁壽之域享無為之治而退然一室若將逃名如韓伯休者又非余之所敢知也姑為記其山房以質之于有道者

綠筠樓記

浮屠景蒙師即雲間南禪寺所居為樓扁曰綠筠介余友賴善卿氏徵文以為記夫筠者何鄭司農曰竹之青皮也然于潛僧以綠筠命軒蘓長公為之賦詩景蒙以名樓其亦有所本乎昔者九方皋之相馬也以牡為牝以驪為黃蓋得其精者忘其粗在內者忘其外識者以其有天機焉然則以筠為綠其殆真知竹者耶然此亦自夫有竹者而言之耳自夫未始有竹者而言則物我未形境智俱泯竹且不有而況于綠乎昔之上人蓋有不起宴坐而游于物之終始者而樓宴坐之處也景蒙即毘盧之境闢靈照之戶豈徒浮游雲月嘯弄風日自以為高世而已哉亦必天機悟入上下始終自有竹

而至于未始有竹而後昔人可庶幾也此蓋蘓長公引而不發于潛僧之所未聞者輒敢因善御以為景蒙告佛之徒有香巖師者真知竹者也請以吾言印之至正十二年歲在壬辰三月甲子記

幹勒氏續祭田記

河南幹勒氏自太中公宦居浙東西而其子故湖州路儒學教授君博雅好禮克世其家其卒于越之蕭山也夫人皇甫氏與其子溥沂瀟卜地錢塘大慈山之原葬焉既奉襄大事遺業均之四子而以田若干畝之在蕭山者為墓廬祭祀百事之需前經筵檢討豫章鄒君魯望寔為之記而公賦有常歲用取給凡塚舍祭器壤樹神道碑碣所宜有之屬皆不

可缺如夫人念諸子從宦北南而大慈之阡不有以增緝防範之惧久弛廢乃以其田若干畝所資以自老者終養之日并歸祭田以圖永久飭子孫無毫髮敢侵漁或私相變鬻廢墜丘墓餒厥祖禰以蹈不肖之辜因命其子來徵文為續祭田記歸而刻之余聞之禮曰有田祿者先為祭服幹勒氏肅慎有族世階撫仕而教授君又名知禮者則其有祭田宜矣而追養厚本謹封樹備不虞人子之事也夫人顧先諸子推其所自己為其所得為異日使大慈松楸不鞠為芻牧之區幹勒氏不為若敖氏之鬼若夫人者其殆禮之所謂處事不可以不豫者乎為厥子孫歲時祭掃怵惕霜露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則田宜益治祀宜益豐土宜益厚樹宜益封而凡

夫人所以圖永久者引之勿替則教授君之澤未艾矣彼思以其木為材以其榛棘為薪者且貽譏于君子而况祭田乎此馬醫夏畦之輩所不忍為者固無為知禮子孫告也是為記年月日

雅會堂東軒記

雅會堂者徐孟達甫宴好賓客之所而其東軒則余之所寓也余辱與孟達游而其子緬以余有一日之長執弟子禮從余正句讀訓詁以求夫詩書禮樂之說夫居高則體夷體夷則神暢神暢則所業也勤故即雅會而弦且誦者孟達將以責勤其子也由是撤匏竹薦几格經史百氏旁午聯絡朝夕相與紬繹磋磨于其中然有不督而自勤者豈居之移氣如

是哉蓋柳子厚所謂交相贊者固不得專美戴氏矣時歲之秋風日始厲視堂下水潦之盈者日以縮卉木之華者日以實而余與緬仰則觀陰陽之運化俛則究夫物理之消長而風雨露霜之教昭々也蓋道之大原出于天而聖人則純乎天者也余與緬入則求之于詩書禮樂出則見之于風雨霜露天也聖人也豈欺我哉且人莫不知教其子也而其教皆始于句讀訓詁然而止于句讀訓詁而已者非余之所敢聞也今余之所以語緬者豈獨私于緬哉亦因以自勗云爾遂書于壁以為雅會堂東軒記至正十二年八月甲子書

竹間居記

余聞吳興張

氏家多美竹其里人沈君自誠余友也間

以趙侯仲穆所書竹間居三篆字示余且俾為之記余與張氏雖未有一日之雅然其居吳興山水之國而嗜竹則其為人可想矣夫竹之時用亦遠矣昔揚州之產曰篠蕩曰筍簞而其為貢視瑤琨齒草織貝璣組與夫三品之金九江之龜蓋並重焉秦漢間有竹竿萬箇者可比千乘之家而其利與醑釀醢醬牛羊穀帛文采狐貉金錢等蓋鏃焉而矢可以討不庭篋焉而席可以展孝敬竅焉而管可以和神人而其下為筒為竿為椽為藩者不一而足而要其歸均之為用也後之好事者雷連光景嘯弄風日或構亭上阿或築館水濱往往以有竹為清無竹為俗雖其取舍與彼或殊然未足以言真嗜竹也今聞張氏之于竹不苟焉規利以埒富千乘而其

足以効貢如瑤琨如齒草如織貝如璣組如龜如金者亦不剪焉自棄鞠為榛莽之區蓋有為矢為管為筒竿之具而意有不屑焉則亦將全竹之天而與造物者游于一椽半藩之外而樹德則視其本執禮則視其筠礪行則視其節校其所獲奚翅十百于醑釀牛羊穀帛金錢之屬也哉吾聞之君子比德于竹若張氏者其殆真知嗜竹也夫爰為之記因自誠而達之至正十二年八月甲子記

庸德堂記

松陵鄒仲彬氏篤實人也嘗以所居之堂請名于余予名之曰庸德堂又屬余申其義而記之余不得辭也昔者子思子述夫子之言有曰庸德之行釋之曰庸平常也人之庸德見于

事父母交朋友者夫人而能之也而夫子以為未能者謂夫
未盡能為子為臣為友為弟之道而責人以孝以弟以忠以
信此聖人所以為未能也古之善事君父者莫如舜善事兄
者莫如子輿氏所言善交友者莫如平仲然非有毫髮加于
職分之外也安而行之為聖人勉而行之為賢人亦愚夫愚
婦者之所能知能行者也彼以平常為不足務而更為險僻
之行自以為雄傑如尹諧潘正華士鄧析少正卯之徒亦終
為成湯文王太公子產孔子之所僂而已不亦惑之甚歟仲
彬于此誠能循乎平常之徒端于險僻之徑統乎職
分慥乎言行恒自克于已毋求多于人則吾將見其不止
于篤寔之人而已傳曰甘受和白受采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是為記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六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記

思善堂記

勾吳張熙載氏力田事親于松陵同里有鄉黨薦紳之譽嘗
讀書至公父文伯之母氏勞則思之則善心生而嘆曰美哉
乎其言之也孔子使弟子志之其有以夫乃即所居扁曰思
善堂且謂余曰願為之記夫人位乎兩間所謂善者與生俱
生也然中人以下或不能不淪胥委靡而為其土所遷故心
之善惡生于民之勞逸民之勞佚原于土之沃瘠是有楚有

桂林之饒江湖之利其民侈靡而不務本趙有邯鄲之富四通之衢其民矜飾而喜逐末唐獨以土瘠民貧其人皆勤儉而質介憂深而思遠故聖王之用民也有貴乎瘠土焉勾吳今之楚趙也陸海之產夥于桂林貿遷之貨盛于邯鄲其土蓋可知矣而褐衣布冠含菽飲水之民若熙載者願認焉馬日以孝弟力田為務若將自食其力如蟋蟀詩人之所賦者豈聞陶唐氏之遺風乎而起乎蓋不淪胥于其土而能早夜乎其思此中人之所難而君子之所與也使勉焉勿替循之有序則近之事親遠之事君無遠而不與善者周旋于洞窟屬之間而薦紳之譽將不止于鄉黨矣易曰素履往無咎熙載其尚念之至正十二年冬十月甲子記

鍊雪軒記

人恃五穀以生而世之嗜茶如五穀者豈以其能蠲昏滯釋煩壅亦養生者之助乎昔陸羽既著茶經張又新之徒復祖述羽論水之品第有二十而雪水則其殿也吳郡因了堂上人少游四方學出世間法而嗜茶則不啻羽焉既歸老其鄉而其鄉之水宜茶且麗又新所記有若虎丘松江者殆與南陵惠山相伯仲上人願舍不取而獨竊焉有事于品第之殿者以自名其軒曰鍊雪且上人嗜茶如五穀蓋不可一日廢者也然尤必有雪而後鍊之豈命名之意乎蓋嘗從上人而論茶矣井焉而新汲薪焉而火活始也爽朗乎若晴空之行浮雲終也輕盈乎如日花之曜陽春或薄者為洙厚者為

醇紛綸涵歛與雪同物故茶之祛煩滌滯猶雪之凌弭毒害也煩滯消而後吾穀之功收猶毒害弭而後萬物之天遂也故不必虎丘松江而水之品存斯善乎水者也不待涸陰涸寒而雪之用足斯善乎雪者也而其所以疏靈源溉舌本浸淫乎禪悅之味策勳乎養生之外斯善助五穀者也今使世復有羽將肯馬而心味之不暇尚奚品第之歟云乎哉然此亦自有色香味者而言之爾當其未始有色香味也真妄冥合名實交喪孰為雪孰為非雪宇故即是軒而觀謂上人所鍊為雪不可謂之非雪亦不可噫顧安得六根互用舌頭具眼者與上人言之至正十二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記

本源禪院記

距黃巖州治之南五里有山曰龜山延祐間大比丘無住禪師定公居之州人李竹心氏黃克仁氏許野夫氏孟寂庵氏皆慕師之風往來精舍為方外游至順二年辛未桑門契如知師雅有延待十方雲水之意爰即舊圖新得地南隴之半而遷焉州之信女金周徐黃四氏施錢刻木肖普門大士像莊嚴崇奉蔚為寶坊今所謂本源禪院世以甲乙守之者也師慮衆集而食不繼則事墮羣居而律不嚴則業墮于是買田如干畝擇其徒廉敏道鍊者主其出入又歲推一人為衆所服者居首座凡禪誦動作威儀之規則一遵百丈貽法而九旬之夏修持維謹蓋師俗隸州之西橋高曾祖皆以貴胄從學考亭朱子且姻也而師生稟靈淑幼篤慈忍少長事祖

及父兄孝且恭既終養輒蟬蛻萬緣謁方山寶公于杭之南
屏願以初服而師事焉山噐而度之時年二十有八具戒首
謁無涯際公于婺之智者一言圓解頓造玄關繼見鐵山瑯
公而歸老是山足不越閩者垂三十載以至正元年辛巳八
月二十四日委化闍維之日珠圓玉潤名曰舍利者無算遂
建塔山之西麓春秋七十有三夏臘四十五後八年己丑師
之上首弟子一恒不遠千里介其從文煥以院之始末師之
出處大概徵文為記勒之貞石以昭示方來按龜山即委羽
山俗所謂俱依山也道家者流號為天下第二洞天云有真
人嘗輕舉于此今師以出家舊俗即有入空懷寶厥躬退藏
于密始也將以滅跡韜光終也遂以順緣闡化于是崇塞易

構宅勝面陽慧燈照大有之天梵宇廓空明之境凡挈瓶錫
背笈篋由天台雁宕而來至是如歸人謂俱依之兆職此可
徵吁夫豈偶然而已哉為其後者服師之服居師之居尚知
培本瀆源蹈規迪矩使無上福田利益羣品則甲乙之傳其未
艾乎庸因恒之請而為之記若夫工之巨細費之多寡抑未
也茲可以畧云是歲七月既望書

省委官河南杜君政蹟記

至正十二年壬辰春海寇襲漕運汝寇陷湖襄蔓延江東西
江浙行中書省出師捕禦簡材畧素著者備瀕海要害地嘉
興為郡負海控江左拱錢塘右連吳會而其地若海鹽舊邑
澈浦黃灣境接島夷商通舟服大艘巨舶與醜類鯨鯢相出

沒有司防禦雖不敢懈尚慮勢庫事緩思得勇果有器局者
搃之而行省難其人河南杜君由吉安路搃管府知事寓杭
慷慨論海事其言剴切行省聞大悅遂命君乘傳泣漵浦往
來黃灣等地以警非常凡以海為事者皆隸焉君入郡遂擇
能吏自隨甫至首誅兇殘無賴素為民患者海昌郡盜怙終
稔惡已久至是亦殄滅之遠近聞風莫不懼伏平章定公
多其功勞貽以名酒錫以束帛金帶君念沿海之民貧不安
業則易變今欲弭盜而不知恤民知恤民而不知減鹽筭之
正薄商旅之稅猶治疾而不察其端雖有善藥無如之何也
乃條其事以聞行省從之未幾寇入杭湖嘗二路相繼失守
浙右騷動寇退生民塗炭者十有八九君所蒞之地綿亘三

百里獨晏然無恐民父兄相語曰生我者父母衛我者杜君
也君曾大父元帥公策勳先朝開府河南大父嘉議公河
南宣慰使司同知元帥府事父儒林公河南行中書省左右
司員外郎剖符授鉞奕世誦德君伯仲鳴玉曳紱後先輝映
今君于此以行省之命折衝一時保釐一境而能恪恭給事
興利除害使民不忘若是有如執干戈以衛社稷俾克配其
前人則其大書特書屢書不一書者豈不卓然偉丈夫哉故
既述民父兄之意又推本君先世大略并勒之石庶後之人
欲知君者于此有徵焉君名某字某十三年癸巳月日記

天惠賢者教寺記

吳門天惠賢者教寺首郡沙門如山安公之所建也公世居松

陵家本土族父吳伯熙甫隐居奉佛王氏母崇信惟篤及公
之生母感異夢爰在穉年性稟殊倫稍長出則服膺世興入
則留意真外父母察其不羣聽其出家叅訪名師不憚寒暑
徧探秘奧尤嗜華嚴理暢心融若殆天授間讀大報恩等篇
而嘆曰吾佛所說廣大悉備究竟其端寔在孝敬于是食粗
衣菲而心專于色養銖積寸累而志備于報本既由勤儉得
致饒盛則以其贏購地于郡城之東廣袤若干步度材庀工
作庵以居日益月增廓而為寺經始于 年 月 日門闈
闕麗殿宇邃深講堂高敞東西有序以至藏經之閣選佛之
場方丈之室與凡齋庖庫庾于法所宜有者靡不完備公于
此身精嚴戒律率眾簡藏經梵並宣雜華芬郁莊嚴殊勝士

民瞻仰前僉行省宣政院事

張公嘉乃休績為請于

上寵錫今名俾為十方禮聘清凉疏主之嫡傳開山演教既
竣事尋以事之顛末徵文以為記世言浮圖氏善以小致大
以難致易盖用力勤者其功博刻意專者其效速矧其心懷
碩復嗇已厚親肇開圓頓之門永表追遠之地遐續華嚴之
奧典紹隆賢首之正宗且從未持簿冊走民間資銖黍之助
于人若安公者非用力勤而刻意專者乎為其徒而居其室
者皆知以弘道報本為務因其堂構而繕葺之培植福田仰
以祝無疆之丕祚俯以荅罔極之深恩而吳門之有天惠天
惠之宗賢首將與東南列刹並傳不朽所謂功之博者日以
綿效之速者日以固此是公之志而余之所樂道也故為之

書使勒貞石云至正十二年一月日記

夷白齋稿卷之二十七

臨海 陳基 著

金華 戴良 編

記

書紳齋記

中吳衣冠之族曰海虞徐氏其入仕 中朝出任牧伯者曰
故益陽知州子孫多好學從余游者曰緬之之父曰孟達甫
居松陵笠澤間蓄書數千卷教其子緬恪承父志砥礪激昂
稱嘉子弟請余扁其讀書之舍且求文以記之余既扁之曰
書紳齋又從而為之記曰昔者七十子之徒學于孔子孔子
教之以六藝而六藝之文見于經傳者無慮千百數然究其

歸卒不過于謹言行而已矣。顏孫氏居七十子之中，蓋已身通六藝而孔子荅其問行也。始之以言忠信申之以行篤敬，終之以立則見其參于前，在輿則見其倚于衡。噫！此數言者，豈直顏孫氏所宜書諸紳哉！凡為人子為人臣為人兄弟朋友者，舉宜書之，蓋仰之如日，星循之如矩，履銘之如几，杖戒之如盤，孟勤焉，勉焉，不可以斯須離者也。聖人既沒，忠信之路塞于楊墨，篤敬之門蔽于佛老，百家之說參前倚衡之昭然者，隱于嗣章訓詁之習，蓋千有餘歲矣。濂洛考亭羣夫子作寔始，紹隆鄒孟氏一髮千鈞之緒，使塞者闢，蔽者顯，隱者著，而荀卿楊雄韓愈氏之屬扶持排斥而功未集者，至是而復集，蓋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

聖人而不惑者也。今吾與緬朝而學夕而思，仰照于日星，審度于矩矱，擇路于忠信，問塗于篤敬，入求以事親，出求以事君，內求以仁，兄弟外求以交朋友，近以行州里，遠求以行蠻貊者，皆書紳。君子參于前，倚于衡者也。緬尚念之，讀笠澤所蓄之書，昌海虞所居之族，嗣益陽所貽之業，亦在于言行之間而已矣。乃誦所聞以告之，因書以為記。亦將以自勗云。緬字公遠，余則韋羗山人陳基也。至正十五年十一月甲子記。

水雲亭記

都水庸田使西夏楊公，隻泉泣官吳門，寓第有池焉。池上為亭，雕甍畫栱，締構偉麗，中設匡床，左右圖書筆硯，參置花卉，美竹香草之屬。冬則啟南戶，斲木為疏，承以素楮，水光雲影。

掩映几席頽而樂之因命其亭曰水雲今江浙行中書平章
康里明德公手題其扁既刻置亭中復俾其客臨海陳基為
文以記之夫水光徘徊雲影上下君子觀乎朱子方塘之詩
有以見夫心之體焉是心也人皆有之朱子獨先得其所同
然者爾故昔之觀于川上者曰悠然而虛者與神謀淵然而
靜者與心謀今公退于休沐逍遙斯亭讀古人之書求古人
之心廓乎有容湛然不昧萬物交乎吾前吾不隨以遷衆欲
誘乎吾外吾不從以化舉天下之物孰足以喻之其惟水與
雲乎蓋水以清為體雲以虛為質清者不污虛者無着君子
思所以神明其德而與昔之賦方塘觀川上者夷猶容與同
游于顛氣之始必于此焉觀之可也公名亭之義亦遠矣哉

雖然水不徒清所貴乎利世也雲不徒虛所貴乎澤物也公
今以耳目近臣權衡水改裁成地利輔相歲功始于江河達
乎四海譬猶泰山之雲起于觸石合于膚寸及其從龍鼓風
雷周八極沛雨澤以潤天下斯其為利溥矣詩云維其有之
是以似之遂書以為記至正十四年夏四月戊戌

光福觀音顯應記

吳郡城西六十里光福寺銅像觀音以宋康定元年六月廿
三日示現故吳人因以是日為觀音初度焉故事凡以雨暘
祈祀必迎入郡城去年秋苦雨都水庸田使西夏文書訥平
江路達魯花赤西夏六十總管大名高履迎寓卧佛寺設齋
藏事靈貺昭灼是歲稱大有年既繪像刻諸石又蠲寺之雜

後且勒文以記之今年春雨滋甚迎禱輒應夏淫雨繼至農
人告病復以六月戊戌迎銅像百官有司出郡西門稽首賓
迎冒暑徒行即承天寺止焉越十三日癸丑遶為示現之辰
江浙行中書右丞西域買木丁都水庸田使文書訥海道都
漕運萬戶燕山脫因平江路達魯花赤六十總管高履出俸
金大集緇侶作諸佛寺文書訥拜淮南省行叅知政事將行
尋製法衣傳之玉環以衣之監修國史椽淮南施允恭時
以使事在吳睹茲殊勝謹奉母命捐俸鳩工以黃金飾慈容
金相端嚴寶冠有焯行殿內外脩極瑰麗四衆圍繞天人具
瞻香花紛郁幢幡飄颺鈸螺鼓鐘鐃震鳴如是三旬有二
日而放大光明者二六月庚子七月戊申也陰霾屏除陽德

焜耀全吳之壤歡呼並作有年之慶復兆于茲七月 自
城還光福百官有司寅餞如初禮道路之人瞻仰儀容莫不
改觀易視蒲伏噴嘆以為希有允恭復俾善畫者寫像勒之
美石以彰顯應之寔古者水旱之祭曰雩禱或城門或山川
或岳鎮或海瀆或社稷郡縣則祭其界內所得祭者焉及佛
氏以圓通威力方便慈悲利益羣品在吳之銅像蓋自前代
以來碑刻所載歷々可攷以今觀之其跡尤著宜吳人事銅
像如事山川岳鎮海瀆社稷而禮有加焉為民上者從其俗
而嚴其事弭疵癘祈豐穰以為 聖天子養育元々無疆惟
休之計也是不可以無記銅像示現之顛末見于舊刻茲不
復贅云至正十四年甲午秋七月

白雲窻記

鄱陽章君彥復以漕府以就養吳中即所居壽慶堂西偏之室揭故吳興趙魏公所書白雲二字于窻間因名其室曰白雲窻彥復博雅好修每讀書至堯舜之孝弟孔子之忠信與夫趙少師司馬公之格言未嘗不反復致思至大書于壁以備瞻省平居無所嗜獨喜畫草木花實蔬茹之屬每畫皆自賦詩信筆有趣好事者多傳以為玩性廓落喜與友生討論前言徃行意氣春容與物無忤用是搢紳大夫樂與之游其能言者皆為之賦白雲窻詩而未有為之記者間謂余曰吾先大夫由曹之楚丘避河決徙鄱陽因家焉先府君青陽縣尹既捐館舍踐霜露銜恤罔極獨賴母夫人康強碩祿薄未

足以脩甘旨然飲水啜菽粗盡其歡猶愈于先府君之不待于今者此名窻之義子幸為我記之昔者狄公登太行而望河陽也蓋猶有詩人陟怙之恩焉然後世之凡思其親者必托雲以為喻雖以余之不敏亦以白雲名其山房雲何與于人之親哉使吾與親朝而入暮而歸口焉而滋味適體焉而輕煖裕起居焉而溫清色焉而愉容焉而婉烝焉無或違于志則雲也果何與乎親及一旦南走越西適楚北首燕趙舉目千里孰為親舍于斯時也顧瞻山河徘徊而不忍去者獨見夫雲而已彥復嘗以公事馳驅于楚越燕趙之郊自其大父南遷而先人之廬不在楚丘先府君捐館而慈親之舍不在鄱陽當其匹馬之踟躕山川之蕭瑟仰瞻飛雲反顧左

右吾知其望吳門猶狄公之望河陽也雲乎果無與于親乎
且狄公之忠義照乎日月功烈著乎社稷德澤周乎四海百
世之下有志之士聞其風而興起者蓋將勉焉以希其萬一
今彥復服膺前言而知本乎孝悌篤躬往行而知由乎忠恕其
于狄公蓋所謂聞其風而興起者也然余未足以言之姑即
其名窻余所以名山房者申其意以為之記云

虞麓精舍記

常熟寔孔門高第弟子言偃氏子游之鄉而海虞則吳之名
山仲雍之墓與世傳太公望之石室在焉州人徐君公懋世
居山之麓其先大父益陽府君起家儒林歷官中外而虞山
之族日繁以昌公懋嘗介其從弟公遠以虞麓精舍畵示余

且曰願有以記也余辱交府君父子最密雅知公懋賢其讀
書精舍工文詞以與進士為業有日矣余聞之君子居必擇
隣游必擇士昔者七十子事孔子于洙泗其擇隣且就士亦
至矣然夫子沒弟子各以所學為諸侯師而西河之民至有
疑子夏于夫子者而其學遂流而為莊周氏之徒子游特起
吳中博學于中國卒以文學得聖人之一體百世之下觀其
服膺夫子之言則曰君子學道則愛人小人學道則易使也
其取人則澹臺氏也其為邑雖以武城之小必教以禮樂也
攷其言簡易者宏以遠疏通者高以暢究其為人則所謂敏
于聞道而學之得其精華者豈欺我哉今公懋生于文學之
里則鄉不待擇也尚志澹臺氏之流則士不待就也入乎耳

武城之聲洋溢也著乎心洙泗之言灑也布乎四體西河
之人弗疑也形乎動靜莊周氏之徒不能盡惑之也夫為名
族之人居名山之麓飲名山之水而能使國人稱而誦之曰
子游之鄉有學府君之後有人嗚呼豈不賢哉彼文詞之工
否進士之利不利抑末也不足為公懋道其擇鄉就士之
說因公遠以復之余不敏他日問津川上命駕虞麓覽仲雍
之流風攷太公之遺跡徘徊言氏以訪其故宅因假宿精舍
尚能為公懋更僕論之

禮記